9

CHINESE-JAPANESE COLLECTION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SEP 15 1933

By Exchange from Library of Congress

T 5351/3502

哈佛大學漢和圖書館珍藏印

# 誠齋集第七十

廬陵　楊萬里　廷秀

哈佛大學漢和圖書館珍藏印

## 奏對劄子

### 秘書省自劾狀

臣契勘本朝之制日曆之書先有序〻篇舊例委秘書監少撰述如　高宗皇帝日曆序篇係權監修官參知政事龔茂良從舊例委秘書監李燾撰述今來至尊　聖壽皇帝日曆告成所有序篇係前權監修官參知政事王藺照例委臣撰述修寫入册近蒙聖旨改差左丞相留正監修臣亦　皇上作序篇訖

而今月初二日左丞相留正別委官撰序篇一首
送下本省臣即時奉行今日下寫換仍將臣所撰序
篇即行毀去臣聞之蔡墨曰物有其官々修其方一
日失職則死及之今也撰序篇者臣之職也而文辭
不足采録可謂失職矣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今也
撰序篇者臣之官也他官乃復改撰臣可謂不得守
其官矣臣之二罪何敢自恕臣愚欲望　聖慈將臣
罷斥重行謫罰以為有司不稱職者之戒乃臣舊有
肺氣痰嗽之疾遇秋復發見請朝假將理所有秘書
監及進讀官不可闕人亦乞別差官施行臣謹退私

室待罪恭俟　威命不勝惶懼震越之至

　奏報狀

臣近以撰述日曆序篇不稱職具奏自劾今月初五
日巳時伏准御封退還奏狀仰見　陛下眷戀憐之隆
赦其罪而不論臣仰感之極至于涕零重念臣愚戇
自信遂至輕發揆之進退豈容無罪難以復玷朝列
欲望　陛下曲垂矜念保全孤遠之跡　特賜眷旨
與臣宮觀差遣兼臣見以痰疾在假竊恐有廢職業
益重過尤伏乞　聖慈早賜處分臣干冒天威不勝
隕越俟罪之至

辭免著廷轉官劄子

某伏覩今月某日準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 聖旨以 至尊壽皇聖帝日曆書成經修經進官特轉一官減二年磨勘者某聞命之頃大懼弗堪伏念某學不名家文非華國晚點漢渠之長適逢虞典之成上則繫冢司之提綱下則勤著述之載筆蓋因人而成事難同日而同功矧賜帛賜金既拜嘉于介賚若懋賞 故孤奉于明恩再念某屬常貢需頭之章句列以上氣之疾懇祈祠祿未賜 帝俞方將少需且復申告儻受爵而不遜允貪位而疾顛須至其申尚書省欲望 鈞慈侍賜敷奏某轉一官減二年磨勘指揮日下追寢庶安愚分從鈞旨施行

薦劉起晦章燮堪充館學之任

奉狀

準 令諸監司到所部半年或因赴 闕奏事許舉部內所知二人

右臣仰惟 陛下龍飛之初首軫孤遠之跡召從外郡擢長書林臣以坐糜為慙冀從外補 陛下畀以倍郡之漕寄寵以延閣之隆名臨遣丁寧恩意備極臣朝夕凛凛思報萬分惟有薦進人才可以裨益

聖世在法監司到所部半年許舉所知二人輙緣公
論冒瀆聽聞臣竊見承直郎監建康榷貨務到起晦
前秘書省正字劉翔之子名文之後能以儒科自奮
其人氣質端凝識度宏遠外若柔巽内則剛方初為
福州福清縣主簿帥臣趙汝愚深器重之今為務場
責重事繁從察而辨知建康府章森亦嘗露章薦之
若置之館學必能上裨國論文林郎監淮西總領所
西酒庫章樂操行甚修學問甚正蚤魁里選高擢省
闈其于文詞尤工戕奏不越駢儷四六之體而行以
古雅議論之大有前輩風至于吏能尤復精敏無為

軍與和州當爭一鎮税場務兩郡太守移書請訖却
而不視卒畀所應得之郡建康嘗有大家奪細民田
漕臣林枅委以裁決竟還細民前淮西總領張抑嘗
以賢業薦之于　陛下登極之初此亦館學之奇才
也此二事者臣生平行　天下寡見其比不敢蹈臧
文仲竊位之罪恐復詒孟軻蔽賢之請謹冒萬死以
聞焉惟　陛下裁擇謹録奏聞伏候　勅旨　紹興二年五月
初七日
發奏

薦舉吳師尹廖俟徐文君毛宏鮑信叔政
績奏狀

臣聞人臣之報國忠莫大于薦士而捐軀爲下臣嘗
伏讀淳熙十六年十一月四日 陛下制詔以臣寮
建請令監司見有賢才可用者熟試精察告于上臣
到任以來所部九郡官吏至重衆非他郡比其間人
才亦必不少今以臣置司之地及臣巡行之州或試
以事功或採之衆論得數人焉請爲 陛下補之臣
伏見朝奉大夫江東轉運司主管文字吳師尹有質
直之資有廉茂之行試中大法嘗爲大理評事次讞
平恕人無異詞其在本司凡財賦之職皆能鈎校其
源流而吏不能欺凡民訟諸事皆能灼見其情實而
民無不服至于饒信等州秋苗夏税民間輸納往往
久倒收糜費等錢太多師尹首請蠲減又如江東州
縣民間牛死官司不受納筋角而勒抑重納價錢民
間苦之師尹首請禁戢九郡之民皆以爲便每以儒
飾吏以經傳法允謂今日之實才朝請郎通判建康
府事學優行副才贍氣剛名廖俁吏事通明民情練
達臣初到任暫攝府事聽其贊畫細大合宜直而不
表襮以近名通而不苛察以窮物頃寄居會稽之日
常平使者朱熹奉 壽皇之詔以採荒廷士夫之賢
而博議首選 而分 之措置有方民無流殍及通

判撫州前　常平使者皆以廉吏政績薦之于朝未
嘗擢用允為今日之遺才朝請郎通州廣德軍徐之
著裕于才力而養以和精于吏事而濟以恕倅而貳
小邦力贊其長期于集事而不侵郡權雖以盡心而
不矜以功自　臣沈樞召去攝事數月適當旱傷之
後蠲放無餘凡救荒之政等舉節用之策畢必講如過
客之　贐經常之燕集一切罷去官吏軍兵之廩給
賴以無　民譽甚美惟恐其去承議郎添差通判池
州毛宏經術醇儒師授鄉黨頃備朝列嘗為大理司
直繼因補外添貳池陽自到任以來廉仁之譽洽于
衆口近奉憲司之檄疏決諸邑囚徒乃能盡心疚懷
探索情偽一時疑獄有若無主死人吳三而濫及無
辜者有若醉人傳百乙自經而誣人逼死者有若胡
大被劫不獲正賊而執平人者宏至之日一問而得
其情即時釋放其他滯囚從宜決遣曾不旬時其在
獄者　追未至者放三百八十有六人莫不驩呼
而去承議郎知太平州繁昌縣鮑信叔吏才高于一
州治行冠于諸邑到任之初首減罷吏員以除民之
蠹整齊簿書以立民之經樽節浮費以惜民之財邑
小民寡而困于稅務刀錐之譏征信叔乃為稅務抱

認税額而盡捐之夏税民間輸納病于收取縻費之
過数信叔乃立為至薄之則例而痛減之去歲本縣
少旱今春民頗艱食信叔乃以樽節用度之餘粟擇其
貧不能糴者不收民錢而賑濟之繁昌累政不治一
邑敗壞今茲遂為壯縣此五人者臣皆精試而熟察
之矣欲望　聖慈特賜甄擢以為一路官吏之勸異
時趨事赴功必有可觀　紹熙二年九月十七日發奏

薦舉徐木袁采朱元之楊祖政績奏狀

臣屬者祇奉　明詔問因上饒因之得以循行郡邑
自當塗歷宣城道新安至上饒歸塗經鄱湯諸邑南
康池陽殆徧一路九郡之境周謝民氓之休戚廉察
守令之能否得賢令四人敬以聞焉伏見朝散郎知
饒州樂平縣徐木上庠名士文學有聲而能諳練民
事秉心明恕治行尤異初知當陽撥煩無滯理財有
方民不加賦而官府充羨及來樂平豈悌之敎為一
路縣宰之冠臣不識其人而聞其政近過樂平其人
已秩滿上印而去採之民言去思方深有近古循吏
之風奉議郎知徽州婺源縣袁采三衢儒先州里稱
賢操勵堅正顧行清苦三作壯縣皆騰最聲及來婺
源察見徽之諸邑其敝之尤者專以科法為理財之

源流廣開告訐之門每興羅織之獄大者誣曾參以
殺人次者謗陳平之帷薄至其小者不可殫舉肯摘
其敝白之監司太守請痛行禁止自是諸邑之民皆
得安堵承事郎知信代州弋陽縣朱元之兩學知名
歷試能官下如土夫子求過客餽賭經當道集並分
俸以應樽節浮費洗手奉職不以一錢假人至于校
曺之供諸軍之餉官吏兵人之稟囷不給足催科有
法兩稅不懲民樂其輸不擾而整聽訟録囚邑民自
以不 奉議郎知建康府江寧縣裘楊祖惠而能斷
明而不苛頃為婺 幕寮已著能稱今為留都郭內
之宰事之繁夥視他邑十之 公廉自持人不敢
干之以私至于剖析民訟庭無留事拊摩鰥寡罔不
得職行且辭滿一邑之民惟恐其去願借留者不翅
百十人茲四人者臣自到部郎聞其治行俟之兩年
不變益賢觀之甚久察之甚詳委有績用不可掩抑
如蒙 聖慈特賜旌擢異時必有可觀後或不如所
舉臣干坐謬舉之罰 紹熙三年三月十三日發奏
薦舉王自中曺集係元德政績同安撫司
奏狀
臣等日以乏使狐奉〻明恩界付一路條察之寄其

惠綏黎庶乃宣布君仁恪勤職守乃凡葉常事至于報
天謝生之大願惟有推賢揚善之一節臣等凡職各
以踰年旋觀列郡之太守治中得其尤顛不以上聞
是蔽賢不祥之實也伏見朝奉郎知信州王自中文
詞俊發才氣高秀初以王藺薦見 壽皇論天下事
如指諸掌風生頰脫有過人者 壽皇以為奇才出
典返郡志心畢力峙粮訓兵常若寇至今典上饒除
苛尚寬一洗積獘如諸邑逋負州家錢獘為緡者三
千餘萬上供失時郡用告匱前後太守往々劾一二
縣令黜諸邑胥徒以塞已責而不贍如初也自中之

既至與諸邑宰握手 試寬為之期而薄為之取
不遣一卒不移一檄率以手書致其勤懇縣令至有
感泣者自是諸邑吏民翕然感之輸租湊集遂以無
乏朝散郎知南康軍曾集冑出名家躬服寒素少從
名儒張栻講學以為士君子之學不過一箇實字再
立朝列皆監六部門不事干謁不肯附麗往々皆以
為次其政一遵朱熹之舊如請于 朝乞均減星子
一縣預買如轍郡廪以教育白鹿書院生徒皆朱熹
欲為而未及盡行者南康者地褊民貧海歲流徙樂
郊者不絶今皆安集無有愁嘆宣教郎添差通判徽

州倅元德浙東名儒朝列正士持論鯁直特立不阿
出貳名　乃員外置凡州郡迎輅之數廚傳之儀皆
無故實出于創為緜蕞者如挈携囊衣則有傔僕之
幣如下禧宴集則有折俎之幣率為緡錢者數百元
德問之故府咸曰無之則舉而付之郡庠以為養士
之費于是民皆知其廉潔江東一路訟牒徽為尤劇
民訟至諸部使者之庭皆以委之審決元德一、翻
閱文案至忘寢食吏牘山積迎刃而解于是民皆称
其明斷此三人者一路守倅之選欲望　聖慈特賜
旌擢以為良吏愛民之勸以收異時待用之才後或
不如所舉臣等甘坐謬舉之罰（紹熙三年四月初八日發奏）

薦舉眉州布衣程佚應賢良方正科同安

撫司奏狀

紹熙三年四月二十五日准　行在尚書禮部符速
到紹熙三年四月二十五日制可今歲科場其令尚
書侍郎兩省諫議大夫以上御史中丞學士侍制各
舉言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一人守臣監司亦許解送
仍且詞業繳進以聞者

右臣等伏覩眉州布衣程佚經明行修通達國體其
探索王霸有仲舒師友淵源之淳其議論古今得蘇

門父子治亂之事 字 淳熙十三年間嘗游都下有所著
帝王君臣論及時務利害策凡五十篇皆造於義理
切于事機非腐儒文士之空言朝士爭傳為之紙貴
未幾歸蜀計其年齒今亦五十　歲若遂淪沒恐他
日　聖世有遺賢之恨今保舉程伩堪試賢良方正
能直言極諫一人謹録奏聞所有本人詞業乞從
朝廷行下本貫眉州宣取正本伏候　勅旨　紹熙二年四月
二十六日癸奏

乞罷江南州軍鐵會子奏議

臣伏覩　朝廷近降揮指措置行使鐵錢會子令淮
上屯戍官兵月給食錢除舊用行在會子若並聽依
舊量度每歲支屯戍官兵諸軍鐵錢以為權貨務入
納分款臣照得屯戍官兵每旬支遣已有立定錢粮
會子分數難以更改所有淮上戍守官兵支遣錢會
從已降指揮並聽仍舊其合支見錢一歲止有一千
二萬餘貫淮西州軍遞年　朝廷科降應副蔿司支
遣錢三十七萬餘貫係鐵錢并行在鐵錢會子中平
起發內鐵一十三萬餘貫就撥支使已是足用若將
折降鐵錢會子于榷貨務筭清季實别無項目可以
支遣在竊詳　朝廷支降新印麥子止為兩淮鐵錢

艱于行用今來一例令江南八州軍滚同流轉非惟
先有折閱之患設或通用不行其間屯駐大軍田處
軍民之情便見擾擾比之兩淮事體尤重伏自此令
一下軍民之心皆惶惑蓋見錢之與會子古者母子
相權之遺意也今之錢幣其母有二江南之銅錢淮
上之鐵錢母也其子有二行在會子銅錢之子也母
子不相離然後錢會相為用會子之法曰會子並銅
見錢行使今新會子之法曰每貫並准鐵錢七百七
十足行使又曰其新交子止許兩淮及沿江八郡界
內公私流轉行使且會子所以流通者與錢相為兌
換也今新會子每貫准鐵錢七百七十足則明然為
鐵錢之會子而非銅錢之會子矣淮上用鐵錢用新
會子矣則有會子斯有見錢可兌矣是母子不相離
也江南禁鐵錢南行新會子不短軍民持此會子而
兌于市欲兌銅錢乎則無一錢之可兌也有會子而
無錢可兌是母之子也是交子獨行而無見錢以並
行也一錢兩錢之物十錢五錢之器交易何自而行
商旅何自而通乎又兩淮兌發會子三年而江南無
兌發之命江南官司以新會子發納左帑內帑左帑
內帑肯受乎左帑內帑萬一不受則百姓之輸官物

州縣亦不受矣州縣不受則是新會子公私無用上
下不受而使鎮江建康兩稅入納〔雖入納〕百萬而行使不通
不知將何用也若止于用之于軍人之支遣百姓之
交易其肯受乎萬一有受有不受之 此喧爭之
所從起而紛紜之所從生也臣非不知時暫兼攝總
司之職奉承 朝廷之命可以免目前方命之罪然
萬鏤敷揭牓及交收新會子他日正官到任將新會
子與軍人支遣民旅交易之際倘有如前所謂喧爭
紛紜之說則 朝廷推其所從皆臣阿諛順旨交收
會子之罪雖斬臣以塞責于國何益哉淮民兩年已
被揀擇鐵錢之擾怨咨之言有不可言今幸可寬揀
錢之禁以安淮民若江南復欲力行鐵錢會子是江
南之民又將不勝其擾也臣欲乞 聖
聖慈洞察經久之利害先事而改患猶可銷事至而
收則無及矣緣有此利害不敢鏤板曉諭若將來降
到會子亦不敢交收此事必出 聖斷力賜寢罷江
南八州行使鐵錢會子指揮庶幾沿江軍民得安以
安靖須至奏聞者

貼黄

經傳聞乾道初間常降鐵錢會子于兩淮軍民都

不行使一兩日間　朝廷盡行收止今來竊恐復
蹈前轍乞下有司檢點寢罷工作指揮

辭免召命公劄

某今月初四日准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　聖旨楊
某召赴行在者某聞　命震懼不知所裁恩來自天
感極至骨伏念某頃居列着莫效萬分既與世以相
違得補外而已幸仰辱壽康之臨遣俾司江介之轉
輸猶直情而徑行或觸事而妄發　謝歸已矣潛伏
終焉忽召節之下頒力病身而亟拜寵光祈遂固應
不俟駕而行筋力已衰況復有採薪之疾左趾跛曳
而將廢右臂痛楚而未瘳倘黽勉以載奔殆顛隮之
可必方命之罪常刑敢逃須至具劄子申尚書省欲
望廟堂特賜敷奏追寢　召命再陶鑄在外宫觀差
遣一次俾竊祿食以安餘年不勝哀祈懇迫惶懼之
至

再辭免劄子

某五月初四日准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　聖旨楊
某召赴行在某已具辭免七月十一日准尚書省
劄子六月十二日三省同奉　聖旨不許辭免者
君命至重何敢再違品秩既卑豈應辭避伏念某才

跡用世景迫凋年入朝者三首見九歲隨牒且入奔走四方祿食徒優補報何有晚抱危疾乞歸故山逢聖主之勃興發德音而收召煖如春日覺枯木之欣榮隱若新雷啟寒蟲之久蟄感恩守骨流涕交頤而某老益不支病且垂死且不顧再瞻于觀闕止恐先已須于道塗不能力疾以造朝已瀝忱辭而祈免夫下士之賤莫勤惟天之聽繁瀆敢必于再三俞允終期于萬一輒再具劄子投誠廟堂欲乞力為敷奏追寢召命改 外祠庶叨空祿以卒晚歲不勝哀懇惶懼之至

辭免除煥章閣待制恩命劄子

某今月初四日某尚書省劄子以某再辭召命乞在外宮觀八月十三日三省同奉 聖旨楊某係太上皇帝官僚未經擢用特除煥章閣待制依所乞差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任便居住者萬里聞命震懼不知所裁感涕交零跼蹐以避伏念萬里少也願仕而志早衰賜第紹興之年將閱時于四紀就列淳熙之旦俾奉值于重明仰慚三 聖之恩莫効萬分之報晚嬰沈痾力請退休逢尺地之重開須走趨之一節政坐有採薪之憂[疾]洊辭不俟駕之行令出再違

罪應九死不意　上聖昇矜下臣謂其太安儲隸之
餘念茲元朝士之舊超出次對罔任真祠招廣人
以旌已寬不至之戮持從臣之壼更冒非常之榮近
比絶無蹤等是懼謹具劄子申尚書省欲望廟堂特
賜敷奏追寢新除待制恩命止差在外宮觀差遣一
次不勝惶懼懇迫之至

陳乞引年致仕奏狀

臣聞在法命官七十致仕又在禮經大夫七十而致
仕臣犬馬之齒在官簿今年雖六十有六而實年七
十臣合于今年三月陳乞致仕蓋緣去年十二月初
四日方拜　聖恩次對外祠之命未敢遽有陳請今
叨食厚祿已及半年　恩重命薄福過灾生入夏感
濕忽臟腑之疾大作服藥不痊惟有納祿辭榮庶可緩
死須臾哀告　君父敢乞　聖慈施天地生成之仁
推父母鞠育之愛許臣引年仍裁減　恩数特與降
職各一等守本官致仕榮寵末減災疾大輕萬一餘
生未填溝壑皆　君父更生之恩危困發中哀涕交
下不勝祈天望　聖惶懼懇迫之至謹錄奏　聞
伏候　勅旨

公劄

某皇恐輙有廹切之懇在法命官七十致仕又在禮經大夫七十而致仕某犬馬之齒在官簿今年六十有六而實年七十其合于今年正月陳乞致仕盖緣去年十二月初四日方拜　聖恩次對外祠之命未敢遽有陳請今叨食厚祿已及半年　恩重命薄福過災生臟腑之疾大作入夏感濕服藥不痊惟有納祿辭榮庶可緩死須臾哀告大丞相欲望鈞慈保全餘生特賜敷奏許某引年仍降職名一等　本官職事某不勝懇迫祈望之至

再陳乞引年致仕奏狀

臣昨緣官簿注年雖六十有六而實年已及七十稽之禮經皆應得謝遂于慶元二年六月十一日具狀奏聞陳乞致仕至當年十二月十三日三省同奉
聖旨不允　聖旨温厚未弃帷盖頃臣踈遠何以得此祗拜成命感極涕零跼蹐久之不敢継請今則臣年已七十有一久病之後血氣愈衰耳目無復聰明手足全然緩弱飲食減損舉動艱難疾苦無聊伏枕待盡不避斧鉞再瀆　冕旒欲望　聖慈　曲垂
天聽　臣廢疾之久察臣哀懇之真俾無違于禮經庶勿犯于拜典特降　睿旨許臣守本官致仕或消

灾沴少死亡仰祈始終保全之恩不勝迫切控告
之悃臣冒犯天威下情無任惶懼激切屏營俟命
之至謹進以聞伏候勑旨

辭免轉一官仍除寶文閣待制致仕奏狀

臣昨于慶元二年六月内具狀陳乞引年致仕奉
聖旨不允至三年七月内再申前請俟命兩年今月
初四日復准省劄以臣陳乞引年致仕二月十七日
三省同奉聖旨與臣轉一官除寶文閣待制致仕
者臣聞命欽喜省躬震驚伏以先漢李宣以書秩而
賞良吏本朝列聖以進職而勸有功而臣猥以顓
蒙加之耄病晚會逢于聖主首蒙被于鴻恩拔自
庶寮之卑誕賓法從之峻七十致仕蓋遵禮典之大
閑再三叩閣始辱命音之丕降荷天地曲成之施
全桑榆暮景之歸然非良吏而書秩一階允為既渥
之數非有功而進職四等更出非常之恩倘冒昧以
居恐隕越于下矣願回成渙以保凋年所有轉一官
仍除寶文閣待制恩命臣不敢祗受乞止守本官
職致仕謹錄奏聞伏候勑旨

辭免除寶謨閣直學士奏狀

臣于七月二十五日伏准尚書省劄子六月二十四

日三省同奉　聖旨楊萬里歷事四朝年高德茂除
寳謨閣直學士若臣聞命震懼措躬顛危　臣一星卧
痾七秋謝事荷　上仁之懐舊至三乃從加異数以
劝帰不一而足方涵　天澤幽屏雲林未省何功誤
蒙進律雖歷事四朝之久然初徹半髪之勞沈緜
々良猷餘生之昔老諄憒々敢承德茂之褒驟聞尺
一詔之頒誕寘十八人之列顧寸心而有愧撥公議
以何深非政刑之勧懲止繫　之當否恐此擧之
踰甚為公朝而惜之敢以凋年仰誇　聖治祈有除
寳謨閣直學士恩命　臣未敢祇受欲望　聖慈追寝

成命以安愚分謹録奏　聞伏候　勅旨

辭免召赴行在奏状

臣于九月二十一日伏准省劄九月二十日奉
聖旨楊萬里召赴行在者臣聞命自天省躬維谷伏
念臣齒幾八十災亦頻年伏自去秋偶嬰淋疾當平
居則似乎無事遇登廁則痛不可堪慘毒甚于割烹
呻吟達于隣曲敢期　聖主之念舊時招微臣而趣
行禮有大經召不俟駕使應駿奔而出宿死于道路
而益榮顧犬馬瘞藏豈惡無蓋帷之錫然草木摧折
恐上惻乾坤之仁一瞬敢欺萬死無赦顧回　上天

之哀眷曲全小物之餘生須至具奏以聞欲望
聖慈矜憐追寢召命令臣仍舊官職致仕不勝懇迫
惶懼之至伏候　勑旨

辭免召赴行在奏狀

臣昨具奏狀辭免收召乞　聖慈追寢　恩命于十
一月二十日伏奉十月二十一日詔書不允者臣切
惟一切以趨已違無諾之召再命而偪海嵎有詔之
溫心巍闕以先馳駕柴車而復返伏念臣半生蹇
薄暮時升自逢賓日之初寵盼芝　首預客星之列
誕寘杯階未瞻尺五天之青光亟進十八人之遍直
歲才更籥　帝復賜环拖紳荅揚奏牘新免非有白
雪之廟佳曲承紫渙之趣行光武側席于幽人芬馨
千載顏闔致詞于使者沈痛一身情與願違涕隨言
出須至再具奏狀以聞欲望　聖慈察臣老病之實
赦臣稽違之辜特賜追寢召命次自餘生不勝震懼
懇祈之至伏候　勑旨

辭免除寶謨閣學士奏狀

臣聞惟立國紀綱之大柄在馭臣賞罰之至公許之
纓而以昭仲尼之所甚惜招以旌而不至齊君之所
必誅恩威兩隆今古一貫而臣退惟老悖仰辱招延

屬以有采薪之憂遂違不俟駕之禮釋辜以幸進律何名豈其小人儒之微被以真學士之寵有虞人之罪而幸免天下將以為失刑無干奚之功而示褒天下將以為僭賞致 公朝功沮之柰皆微臣瑕玷之由煩言必興萬死無赦恭懇切迫上冒 聖聰祈免誤恩以逃大譴須至具奏以聞伏候 勅旨

誠齋集卷第七十

# 誠齋集卷第七十一

廬陵 楊萬里 廷秀

## 記

### 隆興府奉新縣懷種堂後記

奉新人士王模表去非將仕郎曾商英移書合辭來請于余曰先生宰新吳日大帥樞密武夷劉公嘗請于朝為民除僑田之害邑人德之作懷種堂以祠之先生記之矣今又有記者蓋自紹興經界既行民田既上惟是田之在官其名曰營者皆地之幽遐畸之汙萊民之荒弃者也于是官無日不討其民強而授

之曰惟種惟粮于我予取惟積惟來于我予貸惟縣
惟耕于爾予復厥田畝賦米斗有半厥土畝賦泉六
十民咸利其薄征始耕競焉其後議臣建白鬻之于
是民之田比田者以泉仇官以田業已不肖其害也
吏言于官田新田之賦不當吏于民田之賦于是兩
稅二後薾絲貿買為粟為帛舉重其佐易而為泉民
之輸者其費視舊十百始不堪命民訴之邑〻謁之
州〻諏之吏〻曰不可今明府張君瑄未及下車究
知民之甚病者在此力謁之州其不可益堅于是君
孤憤不勝欲解印綬挂縣門去模三人舉幡倡邑民

遮留曰寧存民病勿失賢宰今請不可何知後終不
可耶後有賢帥與賢宰意合則尤可已矣未幾龍學
尚書廣漢張公來帥豫章君欣然曰吾幾去今謁
不行則去不妄矣即重謁之于公〻忻然行之吏猶
爭曰不可公一不聽於是田無故新均曰民田賦無
抑配均曰正賦然後新田之民為戶一千有九十蠹
者舒凋者蘇疚者除弊以手加額而相賀曰微吾宰
張君不能爭吾民難爭之賦微吾帥張公不能從吾
宰難從之請是可不大書特書以後張公莫厚之恵
以慰吾民無窮之思願先生記焉模三人者與邑之

民繪公之像與劉公同堂社而稷之前劉後張文武
忠孝則人相若師長慈惠則政相若刻碶疾苦則事
相若兩公並立二碑對峙式永厥垂其不淵曜先生
雖欲辭將何辭余謝曰其何敢辭或曰兩公除民之
害則同然而孰難余曰劉公易也張公則難耳且事
有欲為而不得為有得為而不欲為不得為者在上
我欲為之我能言之耳行與否在我乎故曰難劉公
是已今張公行之自我不行亦自我上無柅嗇無牽
顧我不欲耳我欲之何難焉曰惟其得為亦得不為
是以難為何也以新田用舊賦捐州家十百之利其
細僨官其大僨勳何謂不難或曰張公似非難也留
此以遺張公若則難也併書其說以答 三士慶元戊午
人日記

## 靜菴記

宋中興以來自、 高宗及 孝宗及 太上及 今
上四聖御極七十有四祀臨軒策士凡二十有三得
人衆矣不可而詳已惟我大江之西有一族而叔侄
同年者一時艷之以為盛事若予與故叔父麻陽令
諱輔世是也有一家從兄弟同年者若予族叔祖忠
襄公之二孫曰炎正曰夢信是也有產兄弟而同年

者若吾州印岡之羅曰維藩曰維翰蘭溪之曾曰天
若曰天從是也有父子同年者若清江之徐曰得之
曰筠是也至于父子有後先異時而同登甲科者誰
歟故資政殿學士參知政事清江蕭公照臨紹興十
八年甲科第五而其子景伯又以淳熙十四年甲科
第四張弓治奕葉名第趾美其不又盛矣哉中興以
来一家而已景伯　科之年蓋　孝宗之季王道郅
隆之時也如唐之正觀開元如　本朝之慶曆元祐
而景伯以卓詭切至之言上當　聖心臚唱之日參
政以　侍　玉座觀殿上傳呼其子姓名景伯既
出班再拜謝　恩畢參政自　帝左右趨而下文石
復再拜謝恩自宰相侍從百官及在廷之士皆咨嗟
歆羨予時亦以省試官待罪廷中目覩盛事謂景伯
十年鳳池名位視其父有過之無不及者後十四年
余既以衣冠挂神虎門上而景伯方為國子博士兼史
官遺余書曰達嘗讀易竊有志於静之一字則以名
其所居之草庵以自儆焉敢請先生一言以記之予
復之曰在易貞雷而其悔山以静々動之義也故其
卦曰頤々者養也貞山而其悔雷以動々静之義也
故其卦曰小過々々過々也知以静々動之為養又知

以動〻靜之為過則靜之道得矣然聖人猶有大戒
焉何戒也頤戒在初小過戒在上然則靜終不可動
乎曰靜而不動可以動矣慶元六年五月日具位楊
某記

## 張希房山光楼記

永豐石井張氏秀民相望磊〻也昔乾道間文仲武
仲弟兄好義喜賓客治楼觀藥園囿與往来士大夫
行樂其中文仲之楼命曰霽月武仲之楼命曰憑虛
皆求名于予而予命之也今垂四十年矣客有自石
井来者余必問二楼無恙否為我寄聲楼中風月客
曰霽月顧無恙憑虛今為烏有先生矣予每嘆息歲
月無幾何而物之廢興乃爾其速也客曰憑虛雖廢
而武仲有賢子師良字希房者種學擷詞尤工詩句
即其舊址作新一楼靡汰昔宇靡遁今覧宇前有嶼
嶼上有葩嶼外有沚〻中有蕖沚外有疇罫若博局
疇外有溪横若羅帶是皆未足為楼中之偉觀也因
出袖間一圖予披而觀之則佳葩美木繁蘤爭發秀
色奪目奇芬襲人予為驚喜客曰未也客以右手卷
其軸而左手舒其繪楼隱〻浸没而葩草亦翻〻退
藏忽有萬峰横空起立邇者如黛遐者如黝濃者如

濕淡者如無銳者如筍卓者如屏跳青躍碧呀雲噏
霧或向而來或背而去或偃而倨或僂而揖或奔而
追或凝而迫居予不覺眸子眩晃應接不暇客曰某
之來也希旁九頓首奏記顧徽福于先君武仲敢請
先生名此樓且記其後予曰常蘇州之書不云乎鳥
啼山光夕此古今絕唱也命以山光可乎客謝曰幸
甚年月日具位楊某記

章貢道院記

贛之為州控江西之上流而接南粵之北陲故裹龥
一路之兵鈐而外提二境之戎昭其地重矣邑十而
大疆裹而阻物夥而昌其事叢矣民毅而直小訟必
見于色小忤即釋可以義激亦可以氣而憲其俗古
矣地之重事之叢物之古故視邦選侯比他郡惟艱
慶元五年前尹直秘閣郎中三山彭公改帥五羊
皇上命祥刑使者華文大卿雲川俞公兼領府事蓋
弄印不畀者將期逮十有一月以畀今尹右使舍人
栝蒼張公〻來之初延見士民觀覽風謠愛其質直
信其無讒則籲其耆老而諗之曰而之所大欲將無
在于父母妻子之相安乎將無在于衣食飽溫之不
匱乎將無在于刑憲頌繫之無麗乎咨對曰諾公退

而喜曰謂贛民未易治者皆謗吾民者也即表聞于
上曰凡厥有生性皆本善又曰若先以小人而待人
豈古良吏之為吏斯言一出一邑之民以手加額家
傳人誦楮生毛穎其價十之于是一令無出〻而必
行一政無行〻而必傾無改民勇〻于孝悌無息民
爭〻于耕織年穀大穰盜頌頓清未朞年而贛之治
聲以最聞焉于是一府之督郵從事皆賀公曰公之
表詞人始而未信中而信且疑今罔不信矣非夫人
之信于公而公之信于人非夫公之信于人而公之
信于心也大哉心乎以政化者椽木之柱以心化者
以枹召蠲公矣指其燕喜之堂曰此非燕喜之堂吾
州之道院也賓皆然曰遂易其扁曰章貢道院而以
書屬予記之則書其所聞以復之公名貴謨字子輿
知輿予友善今二十年云庚申十月十八日具位楊
某記

## 湖北檢法聽盡心堂記

鄱陽忠定張公參政孤忠大節霜清玉潔在廟堂而
百官聳在邊鄙而四夷服在出處而萬民仰蓋紹興
名臣之弁冕江左人物之泰華也由今望之生氣凜
凜故其典刑文憲衣被子弟傳襲宗族如漢韋平如

晉王謝家芝玉而人鳳麟今湖北臬臺檢法官張君
瀛其群從之仲季也以達學懿文拔奇葦流發蹟世
科趾美續聞方當　聖上體天大德蹈舜好生妙選
膚使桂林唐公為詳刑使者又差譯語掾如賓君者以
賓贊之而諏律焉退之所謂志同氣合川泳雲飛者
不在此其將焉在君于今年某月日以公廨久敝撤
而新之於其東偏作一燕坐閣其上而堂其下扁其
堂曰盡心蓋取諸禮經例成之戒也不遠千里遺書
謁記于萬里曰瀛不佞生也後仕也遐顧一就先生之
下風而亡繇然幸與先生之季子為寮于斯將有請
于斯斯堂也斯名也瀛竊願學于例成之君子焉惟
先生進之某復之曰盡心于刑其戒在禮其說在易
易之中孚曰君子以議獄緩死夫議獄云者將議而
入之歟抑亦出之歟緩死云者將緩之而求其死歟
抑亦求其生歟而君子之孚于中而誠于心者知之
矣此盡心之說也昔于公之陰德其慶在定國歐陽
崇公之仁其報在六一先生君子遲之若君之盡心
者今蓋稀矣空桑不云乎豈若吾身親見之哉惟君
楙之

## 秀溪書院記

安福縣之南三十里而近有秀溪者十里而九縈疑為天鏡涌為車輪行為齋紈魯縞之紋激為金篁玉磬之音人士周奕彥博居其上築館臨之命之曰秀溪書院講經有堂諸生有舍叢書於閣旁招良傅以訓其四子曰伯紀仲勛伯仍大同艮齋先生聞而嘉之為大書四字以署其堂焉彥博來問于予曰奕也聞先生之于後學勿之有拒焉爾矣蓋有不可教而教未有可教而不教也蓋有未嘗問而告未有〻問而無告也奕將俾諸子之學繫義理乎或曰若是哉其左也今之仕者非此其出也繫文辭乎或曰若是哉其洿也古之學者非此其入也願先生攄張謝公大書〻院之旨以啟其衆子應曰子之言皆是也抑漢高帝所謂公知其一未知其二者也我今告子〻以為聖人之經君子之學端奚事乎道之以人之理齊之以人之綱如是而止耳綱焉在曰親曰君而止耳理焉在曰孝曰忠而止耳故動天地貫日月通神明聞金石表四海範百世莫大乎忠孝昔者孔子嘗謂古之學者為己矣欲知古人為己之學此其是也曰左可乎若夫學文者孝悌之餘力也修辭者主誠之宅里也故四教首文黎獻先言昔者子張嘗學干

禄矣欲知今人干禄之學此其是也曰涔可乎將由夫或者前之說乎是木植而斵其柢也將由夫或者後之說乎是穀茹而訹其耘也子于斯二者惟勿後乎子之所先者勿斵其柢涔者其不隆乎子之所後者勿訹其芸左者其不右乎子盍于孔子子張而問之乎彥博嗜學而強記經史百氏靡不綜貫云伯紀承勛委之以詩學首選于膠庠餘皆競爽 嘉泰壬戌人日通議大夫寶文閣待制致仕吉水縣開國伯食邑七百戶楊萬里記并書

## 醉樂堂記

吾州歐陽氏皆率更之苗也率更之葉五傳者曰琮刺吉州子若孫遂家焉琮之葉又八傳者曰萬宰吉之安福其子若孫皆于吉者派為三支一支為永豐之歐六一先生是也一支為廬陵之歐近世詩人伯威是也一支為安福之歐今奉議郎賜緋魚袋紹之是也紹之自未冠在縣庠弟子員中已嶄然角立讀書五行俱下試文屢中甲乙至鄉舉輒不讎乃拜王父藤州史君門子之命非其好也四轉而為永州錄事參軍於是年四十有九矣慨然太息曰大丈夫不為風翮九霄之鵬則當豹隱南山之霧耳安能作韓

退之判司華楚之酸語乎昔朱買臣曰吾年五十當
貴吾亦曰吾年五十當隱于是上書北闕願致為臣
挂其冠即日自駕柴車歸安福東門外秀峰之西麓
開三徑墾九畹垣一圃畝千畦晝爾于行宵爾于營
某所高寒亭之榭之某所深窈沼之沚之某所演迤
花之竹之其芰其蘭尸祝靈均其菊其松尚友淵明
其石其泉佳招游岩日與方外之士觴咏其間乃作
一堂奄有萬景揭以醉樂師我醉翁堂成與客之
客曰醉翁之樂不在酒而在山水之間乎之樂何如
紹之笑曰我醉欲眠姑俟他日紹之名似得謝今十
年矣嘉泰壬戌閏月望通議大夫寶文閣待制致仕
吉水縣開國伯食邑七百戶楊某記

永新重建寶峰寺記

安福之南垂永新之北際介乎其間有山孤秀其高
五千丈其袤數十里遠而望之儼乎如王公大人弁
冕端委束珪佩玉坐于廟堂之上使人一見而敬心
生焉近而視之澹乎若岩棲幽人被薜荔帶女蘿餐
菊為根紉蘭為佩呼吸日月挼挲雲烟使人一見而
塵心息焉故老相傳其名曰萬寶峰云距山不遠有
浮屠氏之宮曰寶峯寺飲山之翠納山之光領山之

要里人云樂游焉而樂之尤者槎江居士朱君諱戩也始遊而愛其幽邃昕而來夕而返超然有會于心久而忘歸既而惜其棟宇之壞隤浸漶欲葺而新之蓋心許而未之言也一夕夢至其所若道家所謂小有天者其地瑤玉其廈金鋈其浸芙蕖其林多羅其禽頻伽其牧狻猊其人褊袒右肩其服珠琲乳翠往往或跨龍鳳以為駟或坐菡萏以為床駕雲騰空超忽變化須臾山川草木異彩炳煥石皆金色光奪人目霍然驚起茲非予之心許而未言者耶有所悟則倒橐召匠斸山取材為殿為堂為寢為廊為門為墻

為圍為象樸斵堅好琱飾脩具金碧有爛鼓鐘有鏜市腴田以業其生貿度牒以世其徒遂為衆山佛宮之冠至其子良肱真繼葺焉近歲戊午燼于爇攸其孫知微知廣復一新之焉於是壞之蕪者薙基之窪者夷級之缺者甃宇之燎者主像之亡者補尺椽寸甓舉非其舊其舊惟數古佛及政和閒大一鐘而止焉（耳）里人縱觀耄者喜其復穉者駭其麗遠者賀其新寺始葺于紹興之甲子再葺于紹熙之庚戌一新于慶元己未之仲冬後先之費為錢以百萬云既成知微介予倩劉億謁予記之予喟曰天下事患莫之倡

倡之矣患莫之繼然士大夫之家而祖而父倡以術業繼以荒嬉是亦繼也有能如知微弟兄之繼其父祖之志者乎無也抑請大之其明年四月十一日通議大夫寶文閣待　制致仕楊萬里記并書

## 長汀縣重修縣治記

閩之為郡八孰難理曰汀、之為邑六孰難理曰長汀曷難乎汀曰其山峭屼其川怒湍其民悍堅曷難乎長汀曰汀為閩尤長汀為汀尤天台謝君周卿佩印組至之日頎而嘻曰地固險易險易在氓、固悍愿悍愿在政爰整維綱爰究源委以肅乎氓若肅乎躬以繩乎胥者繩乎理先是邑以鬻鹽為田外之賦盜以餐錢為俸外之給君曰非令甲也則却而儲之於外府迨暇巡行邑居周視墻屋問其門序傾西隤東問其閭扉上雨旁風問其帑庾橐囊辟空初而戚既而懌曰不有外府於是畢捐所却之布為錢萬者百廼市松石廼陶瓴甓廼鳩匠役門序鼓樓之屋若干區皆因故為新闔扉之屋十有二區帑庾之屋十有四區皆以新易故又以其贏為燕息之所其峯造者曰釣臺曰村莊曰靜節之祠亭曰森爽閣曰蓬萊其更造者曰琴堂曰偃室曰槐堂匪棘匪紓若卷

若勿碁年傳功無糜公藏無聳民聽霍然山出煥然
霞湧君子謂是役也一舉而三善具矣費而不費損
以所却取疑從舍受疑從辭不曰潔乎不知其賦視
其羸不知其野視其庭不曰敏乎事緝而民不疚役
不迫而功就不曰惠乎仲尼不云乎惜哉不齊之所
治者小嘉泰三祀二月庚申具位楊萬里記

## 瑞蓮齋記

吾邑之士蕭君季隨兮治祖考襟帶詩礼耕獵陶楮
士之良也少之時徒手持一泓暨一中書君步入吾
州萬鵠袍之塲其聲籍甚也已而曰是不足為帰而
遁其光遺其子異負笈遠從侍郎張章公學焉其文
日進士友推服歲在戊午其子肄業齋旁之前池中
生蓮一莖二葩章公聞之曰煉歟〻祉哉為之兆矣
是秋有司薦異諳太常又上異之子應雷可博士第
子員章公喜曰吾言其有合哉則大書瑞蓮齋三字
以遺季隨季隨乃遣異來謁予記之予曰章之所謂
瑞其止一蓮而已乎將不止于一蓮而已也予聞蕭
氏之先其種德百年至季隨遂有聞焉不曰瑞乎至
異又有聞焉不曰瑞乎至應雷又有聞焉不曰瑞乎
抑予猶有[以]楙焉者而家在唐曰瑀自遇持國秉者八

業茲又瑞之大者予欲而家之子若孫龔八而九可無楙乎抑予猶有以擇焉者瑀之忠復之直瑞也嵩之貴倪之達亦瑞也後之瑞〻于而家者也前之瑞不惟瑞于而家者也予欲而家之子若孫龔八而九可無擇乎嘉泰甲子燈夕後二日具位楊萬里記

## 山居記

山居者待制侍郎雲川沈公賓王之居也賓王之居不于其山于其郛而曰山居者癖于愛山也人各有癖或予癖于馬賓王癖于山郛居而名以山居以見愛山之意無適而非山也賓王嘗次洒落如風櫺月牖韵致清曠如雪山氷徑身居金馬玉堂之近而有雲嶠春臨之想職在獻納論思之地而有灞橋吟哦之色家本道場山之麓也而世居吳興之郛非其好也爰即其居小築一室其廣三楹署以此名客有過之而笑者曰君子之宅有二有晏子之宅有庾信之宅庾子林晏子市也今子之宅晏也非庾也而曰山居嘻甚矣子之愛山也抑亦居則有矣惡覩所謂崑崙哉問其戶外則康衢之埃也那得青磴之倚天問其墻東則唐肆之區也那得千巖之秋氣問其極目則黄公之壚也那得飛泉之漱玉昔羊叔子有鶴

嘗矜其能舞一日客至求觀公為出之竟氃氋不能舞今予之山居將無類羊公之鶴乎賓王笑曰予知笑吾之無山而有山不知吾亦笑予之有目而無目也吾嘗仕于江西章貢之憲幕矣又嘗守天台矣又嘗守會稽矣翠浪玉虹丹丘赤城若耶雲門千岩萬壑至今磊磊皆在吾目中也今吾此室之前怪石相重松竹相友泉流相暉其巉然者非崆峒天台乎其森然者非雲門禹穴乎其泠然者非瀑布廉泉乎吾居無山吾目未嘗無山予目無山吾居未嘗無山開禧乙丑六月既望誠齋野客廬陵楊萬里記

嘉定元年春三月男　長孺　編定
端平元年夏五月門人羅　茂良　校正

誠齋集卷第七十一

# 誠齋集卷第七十二

廬陵 楊萬里 廷秀

## 記二

### 龍伯高祠堂記

廬陵龍克卿東漢太守伯高之遠裔也其父光隱于藝以游諸公間侍郎胡公伯明甚愛之贈之言謂其能遵乃祖伯高之戒光嘗有意作堂以祠伯高至克卿乃克有就 予記之伯高諱述京兆人建武中為山都長以馬援之書有敦厚稱是以有零陵之拜克卿云相傳伯高葬于成市而子孫因家焉證諸陶岳之

記良然問其世次則譜諜亡矣問以伯高之事所
對如史問此邦之長老以伯高之政則皆不能言矣
曰此吾郡賢太守也夫自建武至于今幾年矣莫詳
伯高之事宜也就使能言可據依耶然知與不知皆
曰賢則其政非有以得乎民當不如是其入人深也
而史逸之惜也不謂之不幸也哉無有得因伏波之
書而問之也豈無若伯高之僅傳者耶豈無遂不傳
者耶嗟乎世之君子儲重寶市腴田大第以為子孫
謀者亢然自以為固蔕也未徙蔭而向之亢然者王
永福為之憪然矣而龍氏之居零陵至于配湘流而
無窮豈亢然之智不若龍氏歟抑亦繫其人之賢否
否歟不然權勢者必争而僻遠者不　故難守而易
失歟易守而難失歟先是伯高未有祠德施於民于
禮從是亢卿既邑郡民作堂民爭先為事固有古於
作而今於　者矣士君子之所立以己之所自信而
使時人之必信其不難乎哉某年某月某日當成予
既為之記復繫以詩使歌以祀焉其辭曰愚溪之委
兮瀟水之末流有蕭其山兮道大路之石陬王立萬
碧光鮮兮造時回而修〻居者勿肅兮過者式東京
使君兮惠我以嘉德旋俛俯僂以明祀兮謂使君兮

悳郎吾翁此邦孰非翁之子孫兮不寧唯諸龍荷杯
兮桂酒手舞康年兮為翁壽颯然精靈兮翁来歸何
以候司守兮光風泛芙蓉之旂

## 玉立齋記

零陵法曹聽事之前踰街不十步有竹林焉美秀而
茂予甚愛之欲不問主人而觀者屢矣輙不果或曰
此地所謂美秀而茂者非謂有竹之茂也有良士之
謂也予聞之喜且疑竹之愛士之得天下孰不喜也
獨予乎哉然予宦游于此幾年矣其人士不盡識也
而其良者獨不盡識乎予欲不疑而不得也今年春
二月四日戍者将至避正堂以出假屋以居得之盖
竹林之前之齋舍也主人来見唐其姓德明其字曰
與之語于是乎喜與前日同而疑與前日異其為人
莊靜而端直非有聞於道其學能爾乎有士如此而
予也居久而識之新誰之過也以其耳目之所及而
遂以為無不及予之過獨失士也歟哉德明殆暇與
予登其竹後之一齋不　萬竹顧而樂之笑謂德明
曰此非所謂抗節玉立者耶因以玉立名之而遂言
曰世言無知者必曰草木今語人曰汝草木也則艴
然而不悅此竹也所謂草木也非也然則其類則草

木也其德則非草木也不為雨露而欣不為雪霜而悲非以其有立故耶世之君子孰不曰我有立也我能臨大事而不動我能遇大難而不變然視其步武而徐數之小利不能不趨小害不能不避問之則曰小節不足立也我將待其大者焉其人則不愧也而草木不為之愧乎德明負其有深藏而不市遇朋友有過而折之退無一言平居奮然有憤世嫉邪之心其所立莫量也吾既觀竹夜歸顧謂德明曰後有登斯齋者為我問曰人觀竹耶竹觀人耶隆興元年廬陵楊某記

## 景延楼記

予嘗夜泊小舟於峽水之口左右後先之舟非楚之估即楚之羈也大者宦游之樓船而小者漁子之釣艇也崖有市焉予躡芒屨策瘦藤以上望而樂之盍水自言水之同川入峽峽之兩崖對立如削山一重一掩而水一縱一橫石與舟相仇而舟與水相謀舟人目與手不相計則殆下視皆深潭激瀨默而幽幽白而濺濺過者如經灩澦焉峽之名豈以其似耶至是則江之深者淺石之悍者夷山之隘者廓而地之絕者一顧數百里不隔矣時秋雨初霽月出江之東

沿而望則古巴丘之邑墟也面覿則玉笥之諸峯也泝而顧則予所經之峽也市之下有棟宇相鮮若壺若停者時苦氣寒甚予不暇問因誦山谷先生休亭賦登舟至今坐而想之猶往来其中也隆興甲申二月二十七日予故人月堂僧祖光来謁予曰清江有譚氏者既富而願學作樓於峽水之濵以納江山之勝以待四方之江行而陸憩者樓成乞名于故叅政董公〻取鮑明遠凌烟銘之辭而揭以景延公之意欲屬予記之而未及也願畢公之志以假譚氏光予曰斯樓非予疇昔之所見而未暇問者耶曰然予曰

山水之樂易得而不易得不易得而易得者也樂者不得得者不樂貪者不與廉者不奪也故人與山水兩相求而不相遭庾元規謝太傅李太白韋非一丘一壑之人耶然獨得竟其樂哉山居水宅者厭高寒而病寂寞欲脱去而不得也彼貪而此之廉也彼與而此之奪也宜也宜而否何也今譚氏之得山水山水之遭乎抑譚氏之遭乎為我問焉祖光曰是足以記矣乃書以遺之譚氏兄弟二人長曰雁字彦濟次曰發字舟祥有母老矣其家睦祖光云楊某記

一經堂記

吾友劉彥純以書抵予曰永新譚君徵仲者翩〻衣冠之佳子弟也自徵仲之祖致政公以明經詣太常晚以特恩得官其叔父朝奉公年甚少第上第垂及光顯矣而年不待朝奉公有子曰明仲今主袁之宜春簿徵仲者朝奉公之猶子而明仲之從兄也力學而未有遺作堂叢書以教其子四人取之韋氏而命之曰一經介吾書以乞予言予於是嘆曰遠哉其志也譚氏其興乎為子計者不可守不為也世之君子門戶失守而後以貲〻又失守而後以田〻又失守而後以書蓋門戶有寒有炎而田與貲有去來遂之

莫去捐之莫取者書也三失而一不失者也是故守家者莫固于書然予嘗見好書者以謀書矜曰此乃某相之家藏也又以其書矜曰此某從官之藏也予視其識款則果非好書者之故物也亦非某相某從官之故物也乃前此某相某從官之故物也好書者之身逆而數之率一書三易人然則書又未可恃也書蓋有可恃者矣不家於藏而身於藏則幾矣今致政公得之朝奉公朝奉公傳之徵仲徵仲傳之其子其書四世而不去如譚氏者鮮乎哉徵仲子皆能讀書為文章譚氏其果興乎故老相傳易山禾水之秀

氣嘗出相者三其信然也耶是氣也沉而不升黯而不光者幾年譚氏之居吾聞義山在其上禾水在其下嘗能俟之彥純蓋因以告予也戊 三月既望記

## 懷種堂記

乾道四年樞密劉公既登用善類復聚國勢大競天下仰目指其中興而公孤忠崇崛不少斷和疾視孽邪畢力擊排既牢不可動則嘆道行則吾止 道止則吾行是不可並乃以大資政作藩隆興至則旁搜民瘼孰為疽根弗彌弗薅我則滌除俾困後災首得奉新縣三鄉寓歲之弊欣然上聞其明年將下轉運悉蠲除之為三十五萬錢有奇為米若干為帛若干命下而公已遷荆州牧矣於是三鄉昔無田而有稅者今無其所有昔有鄉而無民者今有其所無又明年五月予來令奉新三鄉之民相率作堂畫公像于間以致瞻紵之敬十一月某日堂成予移官成均將行邑之士王 某以三鄉之民來請名且記予不得辭名堂以懷種：言德懷言民也于是民皆嘆曰微公之恩吾其不守丘矣予曰此非公之恩也于是民皆不悅予重告曰爾不見前古之君乎聞興民之害則勇于敢聞除民之害則勇于不敢今公之言朝奏

而上之命夕應然則此非公之恩上之恩也于是民始悦予曰亦公之恩也于是民皆大惑予又重告曰爾不見世之君子乎一言而為民百世之害也彼不曰害民也曰利國也國可利也民可害也不可言也而觀民有其害而國不有其利歟然其人猶矜曰吾知忠于國也且夫國之所立其所恃者誰也日夜摇其所恃以忠其主是果忠不忠也一言而除民百世之害如公者有不有也然則此又公之恩也于是民始大悦三鄉曰晉城曰新安曰法城門生奉議郎新除國子博士楊某記

## 竹所記

永嘉吳公叔清曠簡遠望之皎然如雪山落月滿屋梁也趯然如瓊田之鶴阿閣之鸞鳳也蕭然如馭風騎氣飲沆瀣而游汗漫也予頃識之相中一見定交脱帽痛飲説詩論文俗士往〻或疑其異或信其真公叔不知也今年四月予來為邑于新吳公叔實賓賛洪府相見談相事予老益且病矣折腰走階下非其好也公叔復持酒以盥濯予之泥途塵沙夜過半月在牖户荷風颯然從東湖之渡水而至公叔與予皆大醉矣公叔起曰吾有竹所子盍為吾記之

予曰奚而名也公叔曰予不聞夫王子猷之不問主人徑造竹所乎予曰記之易聞　然此非公叔事也乃楊子事也楊子時為子猷之徑造矣但未知今之主人與昔之主人何如耳公叔大笑曰王茂弘不云乎元規若來吾便角巾還第庚寅歲十一月四日記

## 水月亭

予既宦遊四方二十年自州縣入朝列得與海內美俊友當世之士非所趨殊向所志不同其行者往往一見即定交既交必久要蓋山何芳而不擷海何珍而不索也然求如韓子所云明白純粹如吾友劉君永弼彥純者加少始予之少也貧且拙拙故多不合貧故寡與以與者之寡而不合者之多故無友年二十一乃始得友吾彥純彥純之為人非今之所謂為人者也其為文非今之所謂為文者也予初得此友亦以為得斯人于吾鄉則艱乎爾得斯人于天下則奚而艱也今其然矣乎今其不然已乎不彥純之為見七年矣余遞宿南宮同舍郎上馬去鴈鶩行亦散隔牕雨雪落修竹間一風北來崢然有聲家人以彥純書來索水月亭記予慨然不樂覽書危坐獨想

忽如登斯亭對斯人則又欣然而獨笑也當予與彥
純共學時每清夜讀書倦甚市無人迹則相與登亭
掬池水弄霜月自以為吾二人之樂舉天下之樂何
以易此樂也誰有語之以今日離索之悲肯信不肯
信也今何地無水何時無月而吾二人欲追求昔者
登亭之樂則既有不可復得之嘆抑不知吾二人復
相從登斯亭猶如昔者之樂否也癸巳月日記

## 嚴州聚山堂記

嚴陵郡圃新堂落成命曰聚山太守宗丞曹侯取予
詩語也堂之經始治中張定叟謂予乎盍賦之蓋侯
志也詩既就侯取以命堂且徵予為記初予官於朝
以老母丐補外得符臨漳自龍山登舟：人忽撥柁
櫂[回]望潮波之來而逆之突而入焉然後隨波疾行江
山開明四顧豁如甚快予心也舟行之二日自鸕鷀
灣歷胥口則兩山耦立而夾馳中通一溪小舟折旋
其間行巷[若]居止若墻面偪阨亥塞使人悶：又一日
宿烏石灘下曉起而望則溪之外有地：之外有野
野之外有峰：之外有山雖不若向之開明豁如若
然北山刺天若倚畫屏南山隔水若衆賓玉泉若
几研而九峰若珠：芝蘭玉樹也於是予之快者復而

闊ゝ者去矣予以呼家僮未来假館于曺侯者朞月
嘗從侯散策郡圃初予登峰之榭予亦甚快已而降
自古堞委蛇東北至夫所謂正己堂者築高而趨之
庳宇敞而見之隘闊ゝ然復如在鸕鷀灣脊口舟中
時也侯曰是中有佳處我初得之將因其材易其地
以為新堂予豈識之予未應且行且顧舉武不百至
壞垣所偶跛而望則向之若倚畫屏者倚乎此若来
衆賓者賓乎此若几研若芝蘭玉樹者畢集乎此予
欣然曰漢武帝不云乎公等安在何相見之晚侯之
所謂佳處者此其是耶非耶侯大笑曰得之矣堂成
予行因書其說

## 春雨亭記

宣溪王邦乂既葬其父主簿公于某山作亭于前春
秋率乎弟展省竣事則休馬誘其友蕭如塤問名于
予且記馬予命之以春雨亭而告之曰吾聞之春雨
潤木自葉流根物以本滋苗亦以苗滋本今則不然
本乎責者不加納苗乎責者不加周富貴利達之得
未始尤其窮富貴利達之不得未始不尤其先不惟
尤之也以其先及其山以其山及其骨曰某山某水
莫之利也於是一墓有一易者馬有再易者馬有三

四易者焉有五六易者焉一易可以已矣贛陽之巫
曰茲丘不告身之似也九品之官焉得出于爾家宜
陽之巫曰茲丘不賜墩之似也一品之官焉得出于
爾家是數巫者探吾民子孫之心而艷諸利其孰從
而破之其勢不五六易不厭也不惟民也惟士亦然
抑不思告身也賜墩也之二物堯舜三代之時有乎
爾無乎爾之二丘堯舜三代之時有乎爾無乎爾其
有也將先物而後丘乎將先丘而後物乎成周之有
官君子其先之葬也皆覬夫所謂告身之丘乎皐夔
稷契其先之葬也皆覬夫所謂賜墩之丘乎物與丘
之有無古之事不足校也墓與骨之震動暴露今之
人足愴不足愴也王氏子孫皆劬于學而好修自葉
之澤是在王氏子孫乎是在簿令之墓乎願以此記

## 霽月樓記

予頃官于朝得予叔祖彥通書謂予以名石井張氏
之樓且為之記予以未嘗至石井未登斯樓莫知所
以名之者乃復書彥通詢以斯樓何宜彥通又以書
云暄涼靡不宜而尤于秋宜風物靡不宜而尤與月
宜朝暮晦明靡不宜而尤于霽宜予乃大書霽月樓
三字以遺之未暇作記也余嘗見詩家者流多喜談

霽月焉及予為博士于奉嘗時秋且半吏白予當祀壽星余與少卿蜀人黄仲秉齋宿于西湖南山之淨慈禪寺是夕雨作松竹與荷葉終夜有聲騃〻然也五鼓風興登壇將事則天宇如水月色如洗殆不數人間有也蓋詩家之談　信張克劉喜賓客且博延名士以才其予斯樓又勝絶于安得月前霽後御風往觀焉先作此記庶幾與斯樓有一日雅也年月日某記

## 宜雪軒記

東江劉元渤語其友周直夫曰吾于世味未嘗升其堂嚌其胾也人馳而我止我所偭人所嚮也顧獨有所癖昔子猷癖于竹靈均癖于蘭和靖癖于梅吾皆兼此而有之若病　若嗜土炭未易瘳也吾既聚三物而群植之又闢軒以臨之予盡有以名吾軒且謁之誠齋以記吾所以記直夫未有以對也退而訪予於南溪之上相與道元渤語欲取王元之竹樓記之辭名軒以宜雪予曰予得之矣萬物莫不病乎雪也不病乎雪者梅與竹歟蘭歟豈惟不病之亦復宜之而梅得雪而後潔白者有朋惟蘭與竹得雪而青

蒼者無朋今也相與會處於劉子軒牕之下並馳于歲寒風雪之會相友以道相摩以義掩之而色愈明凜之而氣愈清摧之而節愈貞若也予嘗試評是三物矣殆有似夫君子蓋身幽而名白似鄭子貞鑑中而鍊外似嚴子陵犖洿而孤清似伯夷叔齊云元渤名渭喜客而樂教子弟之賢者多從之游視其癖則知其人矣其子林學而有文嘗薦名禮部年月日記

誠齋集卷七十二

# 誠齋集卷七十三

廬陵　楊萬里　廷秀

## 記三

### 石泉寺藏經記

下泳蕭民望甚賢而喜士尤嗜蓄書發粟散廩而囊殫六經捐金抵璧而珠玉百氏每鬻書者持一書至必倍其估以取之不可則三之又不可則五之必取乃以蓄之多而不饜老而不衰也以故其子弟皆好學不惟其子弟其鄉人皆好學士之自安福而南若走百里必曰我將見民望自永新而北者走百里亦

曰我將見民望子少之時嘗從先君至其家每念之
前清溪後平林修竹在左古松在右尚々予目
中也今年友人彭仲莊來民望寄聲于予且曰我舊
嗜蓄儒書今頗嗜蓄佛書新作一經藏于石泉寺以
貯之將與學佛者共之予其為我記焉予不觧佛書
且不解福田利益事也所知者儒書耳夫道性之而
至聲之而書々乎讀至乎悟則書之為我々為書矣
不然廢之而置 焉書則書矣我何與哉今民望之
蓄佛書以待釋子釋子曰我之輪一周則我之誦一
周矣果何是事者異也無之而言為者窮也誦不以
口而以輪者惰也蓄不以心而以藏者棄也民望其
為我問

## 長慶寺十八羅漢記

大種長慶寺在廬陵郡城之北四十里而遙右皆碧
岑左湘溪水木曲茂望之蔚然也舊有十八羅漢像
蓋拙工為之儀觀俗下神氣昏頓類道旁叢祠中捧
土揭木之為者豈有世外岩下之姿遺物出塵之意
哉里中之士有羅長吉者顧瞻不怡捐重幣聘良工
改作之經佑者四人淵默者四人納々者一人杖植
者二人或揮麈欲談或長眉曳地或佛齒在手或清

水挈瓶玩爐　若其意遠擾龍虎若其色暇所謂世外岩下之姿遺物出塵之意其庶幾不遠吾聞是十八人者西方之悍人也其未見佛也若吾子路未見夫子也由今視之所就乃爾然則人果可以無學乎由之瑟固非彼所機也然為彼而不為此者所見者異人也使之彼乎入此乎出庸知其不由欲以寂發動以躬慶物視其貌肖其學也施之於世則蔓落矣然是十八人者漠然無滓超然無塵世味不能誘其衆人憂不能寇其崖而況車服可得而維刀鋸可得而加也哉長吉名惠廸其二弟蚕世而諸狐不狐者有長吉之賢字壽之樂善而喜士里中莫我長吉之似者

## 怡齋記

乾道丙戌冬予自廬陵抵長沙謁樂齋先生侍講張公公　予于其居之南軒是時積雨未霽一夕湖風動地吹北雪踰洞庭被長沙城中予生長南方未嘗十月雪之為見〻　十月雪自長沙始也予既羈旅倦且寒甚豈不欲一見親舊然僵卧南軒之東牕足未出門而心已入門矣既而吳伯承聞余至夜與祁魯仲来見詰朝侯彥周又與予里之士劉炳先光弟来

見于是人事始擾﹅矣炳先一日約予欲彥周過其家予嘉炳先兄弟之好學而又雍睦怡﹅如也索筆為記書其楣間曰怡齋炳先求予記之予以行不閒辭未能也後九年炳先試南宮過盧陵炳先不知予在予亦不知炳先過矣又三年友人周直夫歸自長沙炳先遺予書曰頃失一見甚恨且促迫怡齋記予得書喜甚閒訊長沙故人則彥周魯仲伯永皆死久矣當時南軒之集惟侍講與予與炳先兄弟四人在爾今侍講官入桂予居盧陵炳先兄弟在長沙交遊之存亡離合其使予悲也予老矣侍講亦年過四十炳先兄弟其尚少也乎其亦似予也乎炳先名紹祖弟維先名述祖吾州安福人也徙長沙今在世云淳熙三年月日記

## 無盡藏堂記

永新縣東郭外右十里曰橫江張司理德堅居之近無邑喧遠不林荒乃築山園于郭萬家刬壤為沚實以芙蕖布礫為徑夾以海棠為亭為軒以憇以臨園成與吾友劉景明游焉德堅若不滿意者顧曰是非不佳然人為非天造也乃與景明竹杖芒屨循海棠徑北行百許步至禾江之濱德堅却立曰止吾得佳

處矣蓋江水西來溆然若從天流出至是分為兩中躍出一洲如橫綠琴昧昂凥庳美竹異樹不耘而蔚水流乎洲之南北崖若裂碧玉欽服勢若競驚聲若相應若將胥命而會于洲之下覽觀未竟雲起禾山之背意欲急雨有風東來吹而散之不見膚寸羲山忽白光燭天若有推挽一玉盤疾馳而上山之巔者蓋月已出矣景明賀曰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為聲目遇之而成色取之無盡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東坡嘗為造物守是藏矣自坡仙去夜半有力者竊藏以逃嘗試與予追亡收遺而貯（儲）於斯予德堅乃作堂於其處而題曰無盡藏云

宜州新豫章先生祠堂記

予去年十月致書桂林伯侍講張公今乃得報且誘予曰宜州太守韓侯璧直諒士也初抵官其他皆未遑首新山谷先生祠堂蓋山谷之貶宜州崇寧甲申也館于城之戍樓曰小南門者明年卒焉後人哀之即其地廟祀之于湖張安國大書豫章先生四字以揭之然居向湫隘屋廬壞隤徂不成列拜靡唇躬今侯來止顧瞻而矉爰出其閫距城不遐得地閒盱湖

光前陳曠野洞開諸峰崛奇駿奔來庭立屋六楹以
妥神居刻木肖像似是是享俯湖為門于登于臨湖
山清空雲烟高寒神則降集人士奮豫既成東閣求
名若記栻既以清風名門矣予學詩山谷者微予莫
能記之予執書嘆曰予聞山谷之始至宜州也有民
某氏館之太守抵之罪有浮屠某氏館之又抵之罪
有逆旅某氏館之又抵之罪館于戍樓益困之也卒
於所館蓋饑之寒之也先生之既得罪于時宰也亦
得罪于太守乎鹿之肉人之食君子之殘小人之資
也孰使先生之所挾是以 小人之資也哉夫豈不
得罪于太守也先生得罪於太守太守則不得罪于時
宰矣豈為不得罪也又將取禁焉由今視之其取禁
於當時者幾何而先生饑寒窮死之地今乃為騷人
文士佇瞻鑽仰之場來者思去者懷而所謂太守者
猶有 焉則君子之於小人患不得罪爾得罪奚患
哉今韓侯之賢乃能社先生而稷之惜也先生之前
乎韓侯也先生之沒侯猶敬之如此使其生也遇侯
而燠休之則主賓之賢韋聯而俱傳也惜也韓侯之
後乎先生也然士或同室而睽或異世而達苟達矣
前後足校哉先生之祠要自韓侯始則侯之傳決也

而又得侍講張公名其門其傳立決也因書其說寄侍講以遺僕云

## 興崇院經藏記

安富縣南出為十里者其地曰烏邨有寺巋然者興崇院也作于治平丙午至宣和甲辰而火釋守迎若再作之至建炎庚戌又火釋延冀與惠崇者又作之殿有庖湢畢葺至今其徒得以安〻而居繼〻而不絕者二釋力也釋海璘今居之璘良於醫得錢無可所用獨用之於其師之教所宜為者宮廬之欹傾佛像之漫漶既苴既考既被既藻則與其徒蘊賢准計曰有寺百年而無一卷非不来而農不書而士予疏其腹衲其軀焉而已矣吾徒籍第今自旅自将靡覥靡怩其若後之敏惠秀辯求心問性者何于是傾橐之羸勸里之俠得錢如干蘊賢乃杖竹履草風飪露〻走二千里至福唐市經于開元寺以歸為卷者五千四十有八為匭者數十百承以耦輪博以崇殿金碧煒煒丹漆可鑑龍光神威森然欲動鼓舞泯庶固不尊禮教所應有彪列明備璘因文士劉崇芝及吾外弟周世通来求予文以記其成予曰彼於其斯之經所謂五千四十八卷者匭之矣能如是之於

書皆誦之否能誦之矣抑能如是之於書能通之否
世通曰釋之不如是固也抑不寧惟是釋能以無經
為怍固不如士之以書而入官以官而捐書釋能傾
資以市經固不如士之以身而殉貨以貨而殉色釋
能辛勤千里而求經固不如士之重趼以附炎奔命
以死權子無以詰因并書其語蓋殿成于淳熙戊戌
之冬輪藏成于己亥之春資出于殫力出於賢與淮
云淳熙己亥十月三日記

## 愛教堂記

富州鄒虞卿豐其室而歉其心曷歉其心也欲淑其
子而未有造也其子蓋亦以競爽其子長如嘉木焉
既條既葉蔚如其茂也其幼如　苗焉既露既雨燁
如其秀也虞卿作一堂叢書於間歲聘良師以淑其
子問名于良齋先生謝昌國昌國命以愛教虞卿又
介子弟延徵謁予文以記之堂以範其子以諗之曰
有子而教之非愛之矣抑今之教子者非古之教子
者也學云學云古也仕云仕云古乎哉今之教子而
舍曰仕云仕云若稀矣曰子乎仕親乎光也人固有
卿士其位者問其位則是問其人則非斯謂之光其
親矣乎人固有不卿士其位者問其位則非問其人

則是斯不謂之光其親矣予楮有璜者其室輝家有良者其庭燁夫果侯于外予哉今使二三子克其學以淑其躬納其躬於聖賢君子之域而出其躬於公卿大夫之途其為虞卿光若猶在也納其躬於公卿大夫之途而出其躬于聖賢君子之域其亦光乎否也然則為二三子若學云學云乎爾仕云仕云也歟哉虞卿名時舉年月日記

王氏慶衍堂記

淳熙三祀惟光堯大皇天壽于萬有開七秩是將咸羲黃登堯似天齊日昇復無〻極自商三宗用之武而下藐予無以頌為也聖天子穆然謂茲威德事曠不前聞用張鴻休赫厥誕章奉觴介壽峻極鴻號對越夫紫昭天同符親〻老〻流貤厥慶溥將有截以彰表不匱之孝臣孚有母某氏厥齡若干僉曰應書論封如章紫誥鸞書玉軸山輝華鎮榆狄命祗斯堂里趨諾來賀塞門於是宣溪之人始知王氏有子矣孚臣乃作新堂以侈君賜以怡親顏以詒孫子取絲綸之辭榜以慶衍既落成屬某記之竊惟孚變遠主簿季安之仲子也未更事而孤其母夫人著籓葛制雪齧氷歛夙宵漣如憂孚無立孚念及祈付感母

已憂我將何修以懌毋懷則致身書林蓄畒典墳膳服禮言將擷其根不寧其葩淑其心不寧其喙凡當世鉅人長德是惟不聞世輕千里師之茹之居無幾何厥聞播敷談者許可至是天濟滂流用光厥親是不特書圖克用勸則攡張厥初刻石堂上淳熙七年正月日記

## 韶州州學兩公祠堂記

人物粵產古不多見見文奇傑也故張文獻公一出而曲江名天下至本朝余襄公繼之兩公相望揭日月引顯辰粵產亦盛矣哉蓋自唐 德於 今五百有餘歲粵產二人而止爾則亦希矣然二代各一人而二人同一州文何富也世謂以文取人抑末也兩公俱以文學進以名節顯以文取人不可也以文廢人可乎兩公立朝忠言大節多矣而諫用牛仙客安太子瑛誅安祿山留范希文排張堯佐此尤治亂之所先者也三言不用二言用天寶之斁慶曆之隆豈適然哉雖然文 相磨而襄公未及大用或以是為襄公感吾獨不然聖賢君子之於斯世顧道之行與否爾相與否奚顧哉兩公者道行則宋隆道不行則唐斁然則兩公之於斯世孰遇孰不遇乎後之有為

之主有志之士能知兩公遇不遇之説諏諸往度諸來必有超然寤慨然歎若矣郡博士廖德明在職數月為兩公廟記而不於庠序非所以風厲學者也謁於太守徐侯守丞李君文伯而作堂祠焉既成屬某記之則招諸生而諗之二三子廬於斯塵於斯業于斯進而拜先聖先師曰莫子云俎可乎不可乎不可而莫子云續何也二三子盍思之淳熙年月日記

吉水縣近民堂記

大江之西督府外為州者十吉為大吉之為縣者八吉水為大都鄙之袤室廬之夥名數之籍粟米繭絲之征視七邑兼之矣其宰必秩高必才裕不然不惟上之人不以界其人亦不敢自界也而新書之制其高第不為御史為六院其不輕而重昭昭也邑之大選之艱用之　而士大夫頌曰毋為吉水吉水不可為其信然耶清江某人江西彥士也文行之懿名實之孚卓如也謁吏部將吉水或其止之曰毋庸往其人笑不答既佩印彼欣然曰上至於吾夫子亦屑於為邑邑不足行道於何行道則勤已以秩民癯已以腴民朝之食午乃暇夕之寐丙乃即簡爰書緩箠令屬年不登惻怛勸分大家悦隨若己之饑細民如歸

忘歲之儉邑之地卑且瀕大江三日之霖民憂為魚辛丑五月雨下如　晝夜無止某人禜以默禱是夕小霽民異其誠邑之士民能文辭如陳杲卿若如徐徽者如王子俊者皆作為詩章以詠歌之既朞年政洽民懌某人亦安其官縣署之西偏有堂曰五柳易之曰近民以自勗其志移書謁予記其說予謂然曰君之志則善矣君之計其不左乎哉今之為邑有聲者棘則集事而君則否一左也健則稱能而君則否二左也羸則速化而君則否三左也雖然無以左乎彼無以善乎此年月日記

## 沙溪六一先生祠堂記

予門人永豐羅椿移書抵予曰吾邑之沙溪六一先生之故鄉也有先生祠堂舊矣其左老子之宮曰西陽者也其前崇公之墓也屋圮予老里之士陳懋簡撤而新之其經為尺六十緯稱之為楹三十有六監丞周公必正為大書六字以揭之而未有記之者願介椿以請謁焉某曰是不記不可也蓋自韓退之沒斯文絕而不續至先生復作而興之天下之於先生

知者否也若夫自唐末五代以來為逆者皆以容悅而事君能以容悅而事君豈不能以容悅

而事讐乎忠言直節舉明主於五三以丕變容悅之
俗至於慶曆元祐之隆近古未有天下國家至今賴
之亦不知夫作而興之者先生乎自古是非予奪雖
聖賢不能齊也及其齊也雖聖賢不能易如三百年
之唐而所師尊者惟退之一人本朝二百年矣而所
師尊者惟先生一人何其齊哉舉一世而皆然或者
以一夫而不然〻者衆不然者寡不害其為齊也後
此百千年其皆如今日乎未可知也至於然者衆而
不然者寡則可也先生可以無憂大抵賢人君子沒
而見祠者或生而不遇者也先生其道行於時其學

行於天下後世雖不祠之天下獨不知有先生乎生
而無不遇沒而見祠此賢人君子之盛也獨先生之
幸也乎古者鄉先生沒則祭於社非尊夫鄉先生也
尊鄉先生所以儀後之人也若先生者天下後世之
師也豈寧惟廬陵之鄉先生也天下師之而廬陵不
祠之可乎今吾州自郡庠鄉校皆有先生祠堂矣沙
溪實先生所居之里而不祠之可乎予見今世之士
其有所舉廢也或者有為為之也自眉山之蘇豫章
之黃相繼淪謝先生之徒黨無在者而陳生懋簡奮
然修斯堂而尸祝之其誰為也生而有為其不以此

而易彼乎楊某記

誠齋集卷七十三

誠齋集卷七十四

記 四

廬陵 楊萬里 廷秀

樞密院官屬題名

中書樞密曰二府國朝之制也亦因也樞密之屬曰都承旨副都承旨曰檢詳曰編修在祖宗時都承旨則曾孝寬韓縝檢詳則王存劉奉世編修則顧臨錢長卿皆其選也中興損益至今日都承旨檢詳各一員編修二員蓋二十年而壁記未立今都承旨李公昌圖乃克為之屬某記焉士之言曰樞屬於宰屬異

劇與暇也暇者無事乎爾若樞屬無事乎爾耶無是
事無是官有是官斯有是事矣有是事則必事其事
事其事則不暇矣曰暇者無乃不事其事而強諉曰
無事乎事其事矣樞屬之職之乎未也等而上之曰
使曰副曰知院曰同知曰簽書曰同簽書其歸殊其
建不並其為長式均也建其長又建其貳又建其屬
者何上之遺下之裨也下無以裨其上而曰吾惟事
其事足也可乎古者工以藝諫蚳鼃以士師諫工與
士師非諫職也然事君之誼有非職者乎無也而為
樞屬顧曰吾暇無事也否則曰吾事其事足矣否則
曰吾裨其上足矣至于事君之誼則曰思不出其位
又曰不如守官外乎此非吾職也然則古之工與士
師過矣豈惟工與士師孟子曰立乎人之本朝而道
不行耻也然則孟子亦過矣其然乎不然吾徒獨得
而不思其職也淳熙十三年五月十有五日廬陵楊
某記

劉氏旌表門閭記

朝請郎直秘閣權知吉州軍州事臣資言伏奉淳熙
二年十二月戊寅朔甲午肆赦制書其一條曰有孝
行節義著鄉閭者令長吏以聞當議旌録令安福縣以

狀曰稱奉議郎知袁州分宜縣謝諤及貢士李燧等
一千三百五十三人合詞言曰伏見貢士劉永弼孝
友天至文行粹美事親以至孝聞居母喪哀毀柴立
父病既死永弼籲天實絕願以身代父蹶然而蘇又
三十年乃終里人異焉叔父廷圭廷直繼策第太常
奉不自給永弼每絕甘分少以助之同產弟永弼受
業于雩都知縣劉安世既沒率同學制師服安福縣
令王祿從劉穀死官下卧在地永弼為棺斂從尤窮
至鬻幼女永弼聞之即庚其值鞠于家及嫁後己女
先從女故相劉沆遠孫有女貧不能歸永弼亦任之

嘗屬年饑道　相望公私赤立永弼曰勸公分實難
請從我始率子弟倒廩賑之不受一錢富者于是
翕然化之無復過糴活者萬數永弼所學殫洽江之
西湖之南士子輳集執經問學戶外屨滿瓌才儁士
小大有就永弼為文有古作者風直寶文閣王佐知
吉州喜士永弼執詩文謁之佐遣　招之則去已遠
矣佐太息曰劉永弼不惟能文亦復自重是此邦第
一人宣教郎劉清之嘗薦江西名士於轉運判官劉
焞以永弼為數人首永弼應里選嘗再舉于禮部報
聞某人孝行節義宜在旌錄誠如制書謹昧死以聞

事下比部禮部尚書臣　權侍郎臣素員外郎臣端
臣言劉承弼直旌表門閭制曰可仍令長吏致禮三
年九月乙巳下尚書省尚書省下禮部禮部下吉州
州下安福縣於所居　前立綽楔門夾之以臺臺西
有十二尺飾以丹堊藉以嘉木云

范公亭記

廣德决曹掾官寺之　子城之椒負東迤南有亭而
小若黝若赬若蒼若　若翼斯擘若味斯張若綫服
巍弁之旋飾者范公亭也公之逸事孫莘老詩之江
彥章書之公有遺墨張君　戒仲刻之趙君亮夫懋
德惜亭之圮作而新之圖與書來徵予記之當公伏
閣以死爭天下大事雷霆萬鈞不栗不折視大吏能
回天却日者蔑如也則為獄掾時抱爰書觸二千石
其小大難易何如哉士之言曰我將立朝州縣不足
發也立朝矣又曰我將俟其大者遇大事矣又曰業
已然如不聽何然則公之所易人之所難而況公之
所難乎予見今之仕者一尉而歸則後車若千乘行
者立道旁不敢仰視公止一馬又鬻之步而歸幾何
不為今之仕者之笑也懋德乃能仰公之高風訪公
之遺跡新此亭以自見其尊之之心難矣抑嘗陰求幕

下士有能與懋德争是非如公者否公固不可復得使公可得柳嘗自視能不為當時之太守盛怒公者否亭之作與否損益云乎哉

通州重修學記

通州固有學今太守監丞周公須来作藩既拜先聖周視廈屋雨　雲穿来涌叢残退而深念将欲作新無所取貲忽悟曰四隣東修之間辭之則禮鈌受之則義鈌流馳之於黄舍其可廼斷廼度廼陶廼斲廼塈廼雘有殿有堂有齋有廊有門有墻有　有檻有雍有簷於是舍菜孔時齋宿孔修子佩　口誦言〻弦鏘如有蚩斯童有野斯塾旁招幽討靡不翔集邦之士民靡不闓繹公移言於予曰予盍記之予復之曰為我謝通州之士公之厚士亦劬矣士何以報公予聞學者内而不外古也外而不内古乎故齊家而出至於平天下自修而入至於格物出者止於三而入者極于五内外之詳畧何如哉今有璞玉于此弗琢焉彫焉則大不作圭小不作佩故身不可以不修也琢且彫矣而脉理之不端瑕纇之不瑩則玉人者工倍而器無就故修已在正心理端矣纇瑩矣良工視之曰嘻磨也則襮肖而裡不核故正心在誠幸而玉也非

礙也而主人惰焉莫之識則亦或毀於埴或捐於溝而已故誠意在致知又幸而主人有寶而能識矣聞其所以寶或能言其粗莫能言其精則亦淺之為知矣故致知在格物君子之學益如此何謂物其綱有三其端有四其典有五是物也天生烝民之則若非歟究而至之是之謂格學君能用力乎此則自士而進於賢自賢而踐於聖潛乎天下國家夫獨待于外乎哉士之報公不在此其將焉在月日某記

## 浩齋記

某所親安福劉彥與以書來曰先君子得伊洛之學于文之胡先生以浩名齋室遊北南清貧沒齒竟未克就齋房之一椽其不肖孤得中追惟先志大懼貫墜以貽前人羞懸鶉捽如銖積取餘以作新此齋予吾先君子故人也願記其成以假其孤光先君子尚有知其不御于九京矣某得書攝衣正冠端拜言曰某自少惰學先奉直令求師于安福拜清繩先生劉公為師而廬溪王先生及浩齋先生俱以國士知我浩齋又館我每出而問業于清繩入而聽誨于浩齋一日問曰予見河南夫子書乎曰未也退而求觀之則驚喜頓足歎曰六經語孟之後乃有此書乎某今

也年六十有三矣師友零落殆盡道不加修德不加進不但四十五十而無聞而已然不虛此生者猶以粗有聞於浩齋也彥與能承先志作此齋先生于是為有後矣是可不記或曰先生之浩蓋將天地之塞今齋房乃爾隘耶其曰此已廣矣昔者先生名齋而未屋也有問之以齋焉在者先生曰吾齋天地間無所不在因指其書篋曰即吾齋也此已廣矣先生諱建宜字諤卿登紹興乙丑進士第終官左宣教郎知臨江軍新喻縣以奉議郎致其仕淳熙己酉年閏月十二日門人楊某記

## 高安縣〻學記

筠之負郭邑曰高安故無學舍惟有附于州學之西廡一小齋房號〻而已矣今宰陳公〻璟作而新之經始於己酉歲七月八日落成于今年三月既望爰揭扁牓學子咸集且樂且詠有歎于列者曰塗巷尚陋或曰棟宇尚庳或曰廩給尚窶子解之曰二三子學在居處乎果在是茲塗之陋不陋于顏回之巷茲宇之庳不庳于原憲之室茲廩之窶不窶于陳蔡之厄彼賢聖者居之何如哉不然闕以九軌廓以千區餌以萬鍾于二三子之學(將)益乎否也使二三子聞一

卷之書于竹牖之下舉目而見堯舜孔顏屬耳而聞金聲玉振潛心而得性與天道家焉而親其親官焉而民其民國焉而君其君塞則淑諸身亨則淑諸世于環堵子取之不既充然矣予雖微學舍何不可也學職吳從周崔仁本條天成謁予記之為書其說淳熙十六年閏月二十有四日記

## 建昌軍麻姑山藏書山房

予同年何同叔謂予曰里中有名山曰麻姑若山水之勝甲大江之西距建昌郡城十里所山自趾距椒稱是道旁古松合抱皆二百年物瀑泉雙流若自天而下有老子之宮曰仙都若枕山而居隨山之高下為屋或云蔡經之舊宅與王方平麻姑邂逅之地或云仙者葛洪煉丹之所其井故在而顏魯公記之但云山頂有壇相傳麻姑于此得道則前之二說孰否乎未可知也余淳熙丁未之春偶至山中為留一月一日藤杖芒屨乘興孤往至宮之西纔數武間見松竹羅植相得為林前對五峯下臨一水欣然會心因嘆曰此地獨無喜事者結屋數椽上建小閣用廬山李氏藏書故事作二山房使來遊者登閣覽勝把卷倚欄顧不樂哉自是此意往來於懷雖去山未

當去山也後一年客襄逢今邦侯江君相語及之江
曰當不忘此其冬抵官下後一年郡事畢葺蠱者飭
湊者舉後一年廼　其地踐曩之言立屋六楹後贅
一室前作重霤乃閣其上月扉風櫺縹緲飛動若出
天半廼斲文木廼架廼櫝經史百氏訪之旁郡是度
是物道士李惟賓鄧本度相與効力春盂作之季而
落之談者以為山中盛事乎盍為書之俾来遊者知
賢太守之大雅二道士之勞勩余曰諾為書其語江
君名自任三衢人恬退有守節用愛人不飭廚傳不
事要結而獨於此不計費同叔方策第時年最少出
拜同年坐一坐皆屬目之余與之合而離々而合三
十七年矣今乃為國子主簿蓋其狐懷勝韻與山林
作緣也厚故身退而詩彌進位下而人彌高觀山房
之舉可以得槩矣紹熙初元九月望具位楊某記

郴州仙居轉船倉記

嶺澳惟郴厥土沙礫厥田磽瘠厥賦寠　氣屬濁蒸
旱暵重仍黔首艱食材官匱餫仰哺于衡筆々　靡贏
蓋其川元自衡而上厥水益淺厥瀨益險厥土益矗
厥　沿若激天泝若躡蹬米舟重遲暫進寸步
息退里許舟至鯉園膠而不前州家於焉稟於茲岸

徒旅請粟自此入郛復道山蹊犖确齧足棘茨留行
泥呻擔唏過信乃違人勩費倍險踰於磧估踰于羅
犄歟令侯都公曹公至無幾何旁詠傳茹郭外十里
亭曰仙居瀕江之麓一葦可杭迺諗州隸我來自東
書笈衣橐不貲不庸吾以私人挈攜以從官儆之布
封識如故盡以召匠三十維艓住度也楹迺廡其前
爰受米粟迺墉其環爰 斯屋隸奉周旋于陸于川
李州是經李夏斯成罔腹于官罔庸于氓師飲其逸
歌舞侯德郴山之名迺俠迺刻尚俾來者是式公字
宗臣曰冠其名誰其書之維同年生紹熙初元九月

望具位楊其記

新喻縣新作秀江橋記

秀江橋三大字　尚書謝公諤書也橋作於何時屬
役于淳熙丁未之冬僝功于己酉之秋也作之者誰
縣尹李景和邑士丁君南隱承奉郎謝君峴也秀江
故無橋舟子專波濤以為利過者病之茲役之興也
是歲江西大祲民菜其色提舉常平使者陸公沈以
聞詔行賑貸公奉詔昔事下二尺木書諗郡若邑旁
招鄉里修潔之士志於畋而肯力於公上者董之於
是臨江軍新喻縣之士民合詞以告于縣尹曰丁君

其可於是縣尹具書禮及門三請君既至與縣尹言于常平使者曰饑民不加少而廩粟不加多將奚以賙官有不賙之賙則甿受不惠之惠謂宜如范文正公興役于飢歲可乎使者曰諾縣尹及君與謝君屬耆老而告之工正等六百人皆曰諾於是僦甿為工造舟為梁遐道奔輳運木輓土日千其人刳剡舴艋二十有奇于之右載堤橋成沂而望者若鳧鷗之泛清波而將翔也履而過者若烏鵲之梁入漢而不沒也於是甿之枵者果瘠者澤流者止而往來之濟者視淵為陵視冰為炭視驚濤為坦途縣人録其役謁予記之予曰是可書也今夫見冬涉者其心惻見春涉者其顙泚然舟子專濟人之役而心不動焉或利之也有司居濟人之位而政不及焉或韋之也士君子旁觀動心而力不至焉或不位焉者也今陸公庸李君李君位焉而莫之韋李君庸丁君謝君丁君謝君不位焉而莫之辭丁君謝君庸飢甿飢甿利焉而莫之怨夫惟飢甿利而舟子始不利夫惟舟子不利而邦甿始大利然邦甿之利今之雖乎抑久之雖乎今而不久邦甿之利其不復為舟子之利乎未可知也後之人尚無忽紹熙初元十月二十九日記

# 真州重建壯觀亭記

儀真游觀登臨之勝處有二發運司之東園北山之壯觀亭是也亭居城之北三里祈曰城子山其山截然平陳望之若橫洲若長城若偃月闊阜靡迤二十餘里廼迎夫江之怒濤而東送之以入海北走長天蓋東平時兩京故道也亭之東有魏帝臺相傳魏武嘗自將十萬師臨江久不敢渡遂築宮于瓜步山而去亭直北山之椒居高視下江淮表裡皆直目中自城中以望亭中如見高人勝士登山臨水而送歸人也如仰中天之臺縹緲于烟雲之外也自亭中以望江南之群山如紫騮綠駬競奔爭馳而不可縶也如安期羨門御風騎氣隔水相招而不得親也米元章嘗官發運司追暇則徘徊其上為之賦且大書其扁至建炎庚戌火于崇虜再葺至紹興辛巳又火于索虜雨蕭雲棟翦為荒烟野草垂三十年惟人過者罔不慨嘆今太守左侯昌時作藩之數月因良齋先生謝公過運相與談斯亭訪遺趾披榛而上豁然獨存廼誅草茅廼屬二徒為存屋三楹為垣百堵前敞以軒後邃以檻肇自淳熙十六年之八月迄今之正月乃或華不及汰庳不及陋無費于官無厲於民又種

萬松以遠其西北又蒔桃李梅杏楊柳千本以 收
其南谷儀真之士民登而樂之相與謁予記之且曰
吾侯秩滿將歸 天朝留之不可非使奉法循理
節用愛人至于衙府庾溝壘訓兵戍虞惕彊夙夜畢
以力整以暇江海盜 悉縛致麾下奸慝跡熄不敢
竊發年穀薦登倍蓰它境因治之餘復此壯觀州人
旄倪再見承平氣象俾過之者得以揖江南之形勝
而起騷人之思比坐神州而動擊楫枕戈之想則斯
亭豈特登臨游觀之勝而已哉願為特書惠我淮土
以詔予無止予曰諾哉紹熙二年四月六日記

## 吉州新建六一堂記

廬陵地廣而民衆以故其事亦繁其多士為江右甲
朝廷視邦選使其重視姑蘇霅州諸郡云紹熙元春
皇咨于相廬陵調守孰可于是莆陽方侯崧卿
以侍從之臣薦聞首當其擇既抵官下之若干月教
條既給歲事既登士民既孚迨暇因與賓賛商略曰
是邦六一先生故鄉也而郡治寂無記焉非闕歟捐
布三十萬召匠視成官無祈預誅茆于郡圃之東三
瑞堂之左為堂七楹踰月而落之名以六一丞相益
公聞而賛之曰甚善名堂雖欲易烏得而易于是旁

摟先生之遺墨佽石刻之為屋居之又令永豐尉曹
及士子陳其姓者茸先生之先阡以存是邦之故事
以留先生之緒風以答士民之去思移書于某曰子
非先生之鄉乎於先生獨無情乎記斯堂子獨得辭
其責哉某以書賀侯曰六一堂昔在潁今在廬陵是
非先生之志也乎然在潁之華屋今為荒烟野草在
廬陵之荒烟野艸今為之華屋物之廢興天乎亦
人乎先生之賢天下敬之而其鄉里不敬之可乎不
可乎當時敬之而后世不敬之可乎不可乎然則鄉
里之敬先生后世之敬先生人也非天也蓋人者可
必者也然聞六一之堂其存永豐乎曰否不在永豐
其在郡治乎曰否然則敬先生者鄉里反薄而後世
反欲人又不可必也先生之歿距今百有餘歲矣
堂之在潁者化為荒烟野艸矣而斯堂自潁而歸廬
陵何其神也非人也天也雖然使吾邦不聞今侯斯
堂其能歸乎然則天也亦人也既以為侯賀又以為
先生賀紹熙二年五月二十楊某記

誠齋集卷七十四

# 楊誠齋集卷第七十五

廬陵　楊萬里　廷秀

## 記

### 建康府新建貢院記

金陵六朝之故國也有孫仲謀宋武文之遺烈故其俗毅且英有王茂洪謝安石之餘風故其士清以邁有鍾山石城之形勝故其地為古今之雄盛有長江秦淮之天險故其勢振南北之要衝地大才傑而宮府事物獨庳且益顧可謂稱刱是澤宮古以擇士而公卿大夫是之自出而為屋才百其楹歲陀月隤至

者千人項背駢纍至緯葭為廬架以蒼莨風雨驟至
傴僂遮　全文卷紹熙二年春三衢余公自刑部尚
書除煥章閣學士寔來居守幕府肇啓一新百為劬
勞疚懷于夙于夜仁聲義寔允洽毗庶文令武競兵
戎載肅靡故不葺靡敝不孚（革）于九郡水順雪釋一日
庠序諸生秦晉等若千人充庭果以充庭果為請公
即命鳩率屬往而相攸則見藩拔級夷棟折榱傾凜
凜將壓顧謂治中廖君俁曰斯邦斯士而延以斯廬
不湫隘否不簡陋否其宜稱否乃徹厥舊乃塗斯新
意匠是斷畫堵是度棟杗崇、桂角爽、率視舊貫

益四之一老官有舍揖之有堂爰廊兩廡爰拱二掖
可案可几可研可席堂之北堧中間以南前後仞牆
内外有閑自閫之表緘封之司書寫之官是正之員
左次右局不殽不併會為關啓閑維時職誰何者于
此攸宅凡二百一十有二楹自堂徂庭自庭徂門自
門徂　皆甓其地士之集者齋則不埃霖則不淖經
始于是歲冬十一月八日明年春二月二十三日落
之公屬予記其役予諗于諸生曰公之于諸君不薄
矣今茲歲當大比諸君来試于斯盍亦蘄長江以為
泓操三山以為觚以寫胸中王謝康濟之長策以答

鍾山草堂之英靈毋撓毋諫毋諼毋撫以毋負余公
延竚之至意公名端禮字處恭具位廬陵楊萬里記
并書

泉石膏肓記

紹熙壬子九月十六日予以廢疾至自金陵因念平
生無他好獨好泉石而故居乃土山安所得名忽鄉
夫王信臣及其猶子林搜永新怪石以遺予予喜甚
日予犯所謂天賜者亟名匠飣餖為假山友人王才
臣見之譙予曰先生居真山而又為假山將誰紿予
笑曰予敢紿人聊自紿尔才臣曰有石而無泉非缺
歟予偶思去假山三十步而近 有一泉而堙即命
浚焉泉冽以猛因接筒引之又于假山之前十步之
間甓一小方池深尺廣五之泥與泉其深各半植以
芙蓉雜以藻荇每疏泉自筒入地中伏之假山之趾
仰而出于石罅閘而激之則為機泉噴珠躍玉飛空
而上若白金繩焉與假山相高闘而達之則為流水
其將至也若哽若咽若嗔若叱然後溺然而上決〻
而流〻而入于地其流有文其入有聲頃刻之間通
塞萬變觀者四顧莫測所來予因生致小魚善游而
喜浮者畜之池二十許尾先予後毋浮而出也後者

不先夫先者若徐行後長者之為者子固異之其始畏人不浮人至則隱于荷盤荇帶之下久則顯其後漸與人習圉、洋・若與人為玩既而復隱若恥以身供人之翫者予益異之予聞以食食之每食至必出久之若疑夫食之餌已者復不出予益異之因命其泉石之上小軒曰泉石膏肓或曰膏肓之疾醫緩之不可為後世乃有法可艾也予曰膏肓有法可艾也泉石膏肓無法可艾也有艾可艾予亦可不艾也一笑而書之明年重五玉隆病叟記

## 不欺堂記

吾友安福彭湛少初重趼蠲熱走百有二十里訪予于南溪之上跽而請曰湛同里人士曰槎江朱生知微德全者嘗于先人乎從學湛與之同研席繙書策于今二十年不啻矣德全之為人湛能言之申旦而起丙夜而不寐其志未小也蓋將味詩書之芳潤而不知芻豢之悅口詠仁義之洪瀾而不知江海之沃日獵道德之具圄而不知雲夢之獲禽其志未小也嘗服膺齋心乎范文正公不欺之言乃取以名其堂敬介湛乞先生一言以記之上何謂而不涉下何濬而不頤願納以為後學惠不寧惟朱生之福抑湛也

寔與被焉昭、之不揭昏、之不發先生其忍以否對曰是學也吾也嘗從事于斯矣始乎謹獨終乎至誠謹獨不盡乎人則至誠不至乎天自八聖兩賢其畀也有器其承也有系不此乎在其將焉在舍是吾不知所以告矣豈惟吾不知所以告八聖兩賢亦不知所以告誠齋野客記

## 山月亭記

予昨日偶出山間入州府友人王信臣迓予于中路約予過其家觀所謂山月亭者日已旰未遑也詰朝夙興出永豐門西走九曲謁親耆皆寂、門未啓則反而南謁信臣門啓矣予入坐賓階有頃信臣攬衣捽、而出是時風雨昏、渟淖沒膝予語信臣曰令日遂有遺恨鄉也山月亭不遠五十里見我于圖畫之中今也尺有咫乃隔我于風雨之外信臣曰先生毋恨則前行道予徑其家繞出屋後折而左度修廡步穹巘有亭若在天半掀然孤巉者山月也予且喜且喟者曰尚有遺恨已識王仲祖未見杜宏治所謂雲端臺者安在信臣指前簷三十許武石欄崛起嶜齒層出者曰此是已而小霽欣然登焉直下百尺壁立如削闤闠數十萬家如在井底下視瞻掉遐矚神曠

乃知此亭面勢宅一城高絶之地無所與二其前峭秀而邃蔚者青原也其左突出而翼截者東山也其右首下而尻高者拜相山也其下横厲而皎空者白鷺江水也周覽未既驚風欻起林木叫呼水波怒跳翻倒城市前山皆動諸峯相角清寒入骨不可復立亟歸亭上予益喜且謂曰尚有遺恨今夕無月誠齋野客記

## 李氏重修遺經閣記

遺經閣者渾之瀏陽李氏度書之地也重修者李君之傳也閣之趾故在縣之南之傳所居之西偏成于隆興甲申者之傳乃祖致仕君彦從暨乃父德廣也初取鄒魯之諺以名之復為文以記之者蜀人施君淵然少才也既扁之以三大字復與侍講南軒先生張公數十人賦詩以華其紀者今待制侍講晦菴先生朱公也歷年一終再厄鬱攸致政名歎曰災之攸興不以其近市故耶淳熙丁未一日迨暇攜賓親若子孫步自縣南而北至半里所得其地于太湖山之旁幽邃演迤改築有日矣而父祖相繼以逝子之傳既長刻意嗜學慨祖父之齋志未攄則又謂曰是閣不建之傳不名為人子為人孫矣則惡衣絶甘圭積黍

累匪閣弗思匪閣弗洛匪閣弗為紹興癸丑始克落之厥北正方厥廬高涼自地視閣歸在天半自閣視地濬在谷底湖鼎三峰吾山相臺排宵爭高摩肩並馳後先低昂互為崛奇一邑之勝無能出其右者牙籤萬軸漆書萬卷是仞是儲則又喟曰舊記及諸書皆命代無價手作也新記徼江西誠齋楊先生莫可于是不遠千里走書介予門人安福劉儼以謁于予予謂儼曰為我寄聲李氏子孫竹萬箇水千章橘千頭田萬頃粟帛玉金固不禁也世之遺子不以是遺而奚遺今君李致政（父子之遺爾子孫）不于其貨于其書不既左且異乎雖然不有以左乎彼不有以右乎此不有以異乎今不有以同乎古矣子其為我賀李氏子孫之遺也不啻惟李氏子孫之遺也亦為我賀致政君父子之遺也啻惟致政君父子之遺也亦為我賀茲閣之遺也致政君名作乂淳熙甲辰遇東朝慶壽恩授廸功郎致其仕德廣名曰南之傳字夢符益三世以學行有稱于州里云紹熙甲寅閏月五日記

## 遠明樓記

予淳熙庚子之官五羊道西昌泊跨牛菴據胡牀小睡思昏昏也縣尹李公垂簿公趙昌父傳呼而來予

攝衣躡履出迎坐未定二君曰先生欲登快閣乎予
謝曰幸甚即聯騎疾往是時春欲半憑欄送目一望
無際綠楊拂水桃杏夾岸澄江漫流不疾不徐遠山
争出平野自獻視山谷登臨之時晚晴落水之景其
麗絶過之而公程駿奔不得久留匆匆留兩絶句而
去至今有遺恨也後十年予官江東予之倩安福劉
介以書為言西昌佳士陳誠之所居距快閣不遠而
距澄江又加不遠然出門則江甚遠蓋闤闠居者百
餘室蔽遮其前有隨誠之者曰蓋樓其上既遺于城
呼酒有二三詩友落之開窗卷簾江光月色飛入几
席淒神寒骨便覺貝闕珠光宮去人不遠因摘山谷
語
扁曰遠明顧先生記其説予許之未暇也予既退休
于居誠之挈小舟二百里冒春雨訪予于南溪之上
投贈予四六五七皆清峻邁往予讀之驚異外問快
閣無恙乎誠之曰江月如故而落木禁白鷗老矣因
跪而請曰先生于恂有宿諾願踐言予笑曰嘻吾為
子懼矣昔半山老人嘗與謝公争墅公去我來應屬
我之詩是也又與段約之争埭割我鍾山一半青之
詩是也今茲以子樓福快閣非城虎牢之策乎山谷
猶有鬼神嘻争端自此矣紹興甲寅四月庚戌誠齋

老人記

## 吉水縣除屯田租記

予謝病免歸逃虛幽屏一日吉水人士王子俊等四百餘人合詞請于予曰屯田之為吉水病三四百年于茲矣十餘年來病之中又滋病焉葢自唐宋五代以還吉水之屯田在一郡為加多而其租為已重乾道淳熙間郡白于朝請官鬻之而更為稅畮于是租之為斛者二千一百三十四有奇屯田之重租則去矣而上供之常數自若也淳熙之十五年天台陳君減孫來長吾邑未及下車亟請府極論其本末守以其說上之部使者部使者上之地官方是時吉之守王公謙賢也張公叔椿鄭公汝諧相繼為部使者亦賢也地卿趙公彥逾邱公崇葉公翥又賢也故君之請不壅于聞乃紹熙之三年越五月十二日制詔執事其悉蠲之命下之日百里之民如痿起行懽聲丕同升聞于天願先生詩書以詔罔極以毋忘諸公之賢以永懷聖天子之德予曰諾哉紹熙四年秋七月十一日記

## 邵州希濂堂記

予謝病免歸僵臥空山與世不相聞者今三年矣故

人邵陽史君潘侯壽獨不我歟遺千里遣騎蹟門移書請曰邵故濂溪先生舊治也治平四年先生以永州治中攝來若稽壁記不書爰諏故老皆無在者壽欲求其學道愛人之遺風以範焉而不可得獨潘公興嗣誦其為治精密嚴恕隱然有當於吾心乃即治之西偏因屋之廢者闢而為堂命曰希濂聽訟于斯讀書于斯退食游息于斯晦庵先生聞之喜曰精密嚴恕未有合而言之者也合而言之尤有意味此非近世所謂儒者之政漫滮以干譽者也子于此當深發矣因為大書三字扁之堂上惟老先生精微之意微潘公疇能發之微晦菴疇能領之微先生疇能記之予賀侯曰甚善然亦難言也苛以精譎似密刻似嚴弛似恕而皆非也去其似而非者則得其精微者矣抑使請大之老先生不云乎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侯之希濂希其四也盍充其四以上達其三希之大也希其四而已矣希之大乎哉予聞侯之為邵其政而悲明而能容惠而民畏大丞相益公倡諸臺以其最上聞矣蓋其治源流有自云紹熙甲寅九月晦誠齋記

譚氏學林堂記

零陵譚氏世儒其業至今 郢州郡博士始筴上等者世選其名勤之其字也勤之兄之子知言年二十有四嗜學明經有司以秋賦之溢員選試太學知言再在選中嘗築一堂叢書于間絶甘屏葷而以詩禮為膏粱捐綺抵縞而以文史為襟帶去絲遠竹而以簡編為笙鏞間堂名于艮齋先生謝公、大書學林以扁為楣又問學林之説于予則訊之曰此班固説之語而黄豫擷之于諗學者也予嘗觀于高山深林乎蕘〻乎其陟而彌峻也蔚、乎其眺而彌廣也窈、乎其陟而彌峻也子也入焉將奚乎根柢乎榮華乎

曰根柢哉予曰子入學林亦若是而已矣而其峻也其廣也其邃也又有甚于此者焉有義理之林有文辭之林有聖賢之林有名爵之林由于義理入自聖賢此根柢之林也由于文辭入自名爵此榮華之林也學者亦孰不曰吾將根柢之求而不榮華之求哉然咀義者其滋澹餐文詞者其味腴蹈聖賢者其塗悠趨名爵者其徑捷子能不誘于腴不厭于澹不勤于捷不墮于悠則假道義理之林有日矣不然腴與澹戰于口悠與捷戰于心吾懼榮華之勝而根柢之之負也文詞之詠而義理之荒也名爵之嚮而聖賢

之佃也向聖賢而佃名爵不至向其必至乎爾也向名爵而佃聖賢雖不止其向亦必至乎否也予將欲入其林願聞其向知言字養正紹熙五年十二月具位楊某記

## 友善齋記

大學之士有東吳張堯臣以道者精于文工于詩其為人賢而靜介而能穆予初識之于友人張功父坐間未知異也一日以道訪予談學問講詩文雷出而水湧且請予賦寒綠軒之詩予怪而問之曰偕寒互綠此天隨子杞菊賦語也子也方與四方九州之英傑戰得失于賢科之中于寒綠奚焉以道曰曰先生之所謂奚取堯臣之所以深取也予始驚而異之因為賦之予既謝病退休于居自念平生若許子紛、然與百工交易者自此遠矣後一年功父不遠二千里遺予書以道亦因之遺予書予發書笑曰野人無以供人之求以道亦豈有求者乎而其書辭乃曰堯臣嘗受孟氏之書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為未足又尚論古之人堯臣有一齋房名曰友善願先生記其說以廸其衷以就

其學予曰善一也今子欲友善則猶二之也葢有有其善者有友其善者有其善者彼之所謂善士者也友其善者子之所謂友彼之善士者也予謂有其善者善乎友其善者善乎今夫東鄰有千金之璧我將假而觀之其得觀與否未可必也可必也璧猶彼之璧也而況不可必乎子盍以彼之璧為子之璧則夫所謂善士者友之可也不友之亦可也是則友善之善者也是孟子之所望于子者也

## 福榮堂記

紹熙五年隆慈備福皇太后聖壽八十乃春王三月

皇帝鳴和鑾備法駕　爽夙興星陳天行朝于慈福

宮奉觴上千萬歲壽是日壽皇拜前皇帝拜後嘉王又拜後四世重慶三宮驩洽怡怡愉愉如也縟禮告竣慈顏有喜皇帝若曰有昊博臨克篤宋祜我王母受茲介福施邦家予一人敢專饗之其錫類介賚以及人老惟臣若士若民父母高年者賜爵有差于是太學生員吉州泰和縣進士臣胡箋父臣諮封廸功郎致仕母歐陽氏孺人贊書寵嘉命服淵曜邑里交賀親族相豔乃扁其中堂命曰福榮以侈君賜蓋取諸贊書語也維吉之胡其先肇自王季避地寔來其

别有三若資政殿學士忠簡公是為値夏胡其伯祖也若諱衍策慶歷六年第仕至朝奉大夫者是謂太和南城之胡其祖仲也若箋之父子是謂黄漕之胡其祖季也伏而未騫沿而未昭其昭其騫不在箋乎惟諮里居有賢稱嗜義若渴而箋也允廸其敎用勵其業將以樹其家而光其宗與九州四海之豪英角其能于上庠而屢書于月成焉繫皇上錫類之恩配于丕天昌云報稱不在移所以孝親者以忠于君乎君家資政忠簡大忠高節動天地貫日月師之則是其勿曰吾家子雲而外求焉則幾矣豈惟報其君亦惟報其親三月既望楊某記

# 誠齋集卷第七十六

廬陵　楊萬里　廷秀

記

## 五美堂記

安城歐陽巨卿無他嗜好顧獨以為善最樂擇地而趨擇仁而里見一善思與之齊聞一善喜而不寐有二子長曰成務次曰成文皆幼而警敏長而俊茂旁招儒先授以經學勵以文行深念父子責善則不可不迪以善又不可一日掃溉其所居之堂之前家人子莫測其何為則手種雙桂于其地二子相顧嚐曰

昔晉人自喻以桂林一枝今家君兩之其指不欲才我伯霜仲雪與晉人爭長而競秀耶艮齋先生謝公聞而嘉之為記其事且舉王氏種槐之意以攤張其說以假歐陽氏先以策勵二子考德進業以顯揚乃父巨卿燾後遺趾之遠謀予得艮齋之文讀之因署其紙尾曰王之槐歐之桂巨卿之積善二子之繼善艮齋之樂善一記而其五美成務兄弟欣然相賀曰右偏一堂未名今扁以五美其可則復介予門人劉儼來請曰成務與弟成文蒙被先人彝訓夙夜墜遺是懼先生不以兄弟為不可敎敎以五美先人不尚有知也不寗惟兄弟受其福先人實並受焉願更乞一言以終其惠予荅之曰五美之說昔者嘗聞之子產復聞之仲尼子產之五美諸侯會盟事也非學者事也學者之事可不尊仲尼之五美乎能尊仲尼之五美斯兼予之五美矣儼曰先生之惠歐陽氏不既大矣乎聞一五得三五聞三五得一五成務字幾先成文字昭先幾先嘗以文字與計偕昭先郡嘗舉堪應童子科其學皆進而未止者也紹熙五年十月日楊某記

## 邵州重修復學記

庠于黨序邵州重一家猶有塾所從來者古矣邵諸
國也壂學獨無慶歷閒天子有詔乃造有造自某侯
始也然草創之初相宅不諦誕至罝湫獄左廡右用
還于公門之外南東其地乃惟元爽自濂溪先生周
侯始也後百餘年興壞靡常陰陽者流實汩陳之易
置他所既易而復自胡公華侯始也地則復矣而度
閣塞門峻級塞塗非其舊也礙峻而夷徹蔽而通繩
迂而直大成之殿御書之閣講習之堂或造或因傑
門直廬從祀之廡肆業之齋庖湢垣墉皆一新之于
是盡復濂溪之舊自今黃侯沃始也經始于去年冬

十有二月一日竣事于今年春二月十日是日侯與
治中陳君岐郡博士劉君祺率諸生釋菜于先聖先
師退走書來請記其後萬里復于侯曰侯之再復學
宮以還濂溪之舊將止于復其家以還其所遷之舊
地乎將不止于斯而已也如其止于復其宇遷其地
而已也記之可也不記亦可也如其不止于斯而已
也其為萬里稔邵之學者曰盍以其所以遷遷于善
以其所復復其性上也安其遷毋易其地省其復毋
隳其宇次也儒家者流之不戒陰陽家流之不禁無
次矣

有脫文

# 龍潭書院記

以山下有回水滙而為潭紺縹冷冽寒入人骨相傳有龍過者神聳俯者膽掉故總而命之以龍潭書院云歲招名師日集良友與其子弟講學肄業于士之自遠而至者常數千百人誦弦之鏘燈火之光簡編之香達于鄰曲其子弟服食仁義沉酣經訓往、多為才良往歲之人常介子猶子壽森來謁予記之予曰諾哉以臂痛未能也今復來趨余聞　有龍者頷有珠聖門其猶龍乎泳其涯必航其源攀其鱗必探其頷故得其夜光明月者為顏為曾為伋為軻得其璣琲者為琴張為牧皮得其瑟、者為溱彤哆為公良孺廖氏子弟可不懋哉異時廖氏子弟有孝友忠信文行名寔輝然照映于湖之南者予將賀其得珠也仲高名仰之文伯名天經良齋先生謝公評其伯仲為材進志士其父諱彥修字敏道嘗為陽朔主簿月日楊

## 羅氏萬卷樓記

羅氏皆豫章别也其在于晉君章以文鳴降及五季則有江東公今廬陵之羅其後也出凝歸北門東四十里而近為完塘之羅自武岡公以泓澄演迤之學蘄刻卓詭之辭第建炎進士其族遂鼎盛由完塘西北五十里而遥為印岡之羅自鄉先生天文以詩一經為三舍八邑之師其子若孫若曾孫以經術文辭第進士者七人其薦于鄉者何數至今遂為士鄉家章甫人誦弦也而印岡西南三十里而近為東西塘之羅自長者長吉始聘師友闢齋堂房訓子弟今垂五十年矣而獨未有聞焉長吉之族德元有孫敬夫予聞其避俗入山築樓叢書萬卷旁招儒先以範以模敬夫幼失所怙每月之吉定省其母夫人外即往山齋晨昏宵膏忘寢廢食紀覽簡策日誦萬言追琢詞章月禿千毫以書來請曰宗孔刻意願學而未得所以學敢問聖涯奚而可航聖門奚而可階予復之曰服餐仁義菑畬經訓學也誦數訓故摛豔文辭亦

學也薄陋藏修游談空虛亦學也擇于斯三者在楙之而已大抵族姓之盛衰或以為數其然豈其然乎譬之田焉水旱數也勤惰數乎當武岡公天文先生之未作完塘之羅猶印岡之羅印岡之羅猶東西塘之羅也今二氏之羅獨殊于東西塘之羅夫豈數乎哉夫豈不以人乎哉使敬夫而為印岡完塘之羅是亦印岡完塘之羅而已豈惟印岡完塘之羅而已果能楙焉後出益可畏晚發愈可仰豈惟印岡完塘之羅而已敬夫與予叔父叔姪皆親也予以隨牒倦游四方晚乃識之樓下有堂曰醉經曰遠俗曰嘿曰南曰北云

## 隆興府重新府學記

慶元二年夏五月癸未隆興府府學教授陳君朴與在學諸生合辭移書于予曰豫章學宮景祐肇造治平遷焉火于建炎而復于紹興詎其復者承相趙公也于是兵荒之最殘釋菜有廟養士有學然僅々草創時則葺而未周後人承之歲增年培于是西以櫺星申以戟門大成有殿御書有閣橫經之堂入直之廬靡不具體時則周而未賁歲在乙丑侍郎李公乃新殿宇歲在庚子侍郎張公乃立都門既屋老而圮講

堂最久則最先圮新斯堂者樞使王公之為也齋久
房久則又圮新斯齋者樞密黃公之為也殿宇久則
又圮重門久則又圮新斯殿斯門者今帥蔡公之為
也公以天朝法從之貴一代正人之望輟自天邑來
帥吾邦未及下車首謁先聖顧瞻踧踖則見殿宇將
壓兩序窘步櫺星戟門相距有咫于是喟曰曾謂夫
子宗廟之美百官之富乃誕寘之隘巷乎于是市地
斥壖召匠屬役殿宇腐矣乃撤乃新櫺星褊矣乃拓
乃擴戟門隘陋矣乃易乃崇翼以二門凡其出入廣
厥一序增之四楹端委度左犧象度右費不于官于

學之庾工不于甿于市之庸執朴不于吏于學之職
厥市之緡二千四百有奇厥工之夫八千五百有奇
以章計二千五百有奇者厥木也以隻計七萬三千
有奇者厥瓴也昔歲之季夏經之而落之以今歲之
暮春高明爽塏美輿孔碩可百年不騫不啻也是可
不記是非先生誰宜記予復之曰公所以新斯學之
指乎二三子智及之矣二三子抑知公之所以新斯
學之指乎二三子入自櫺星若至闕里趾于戟門若
覿孔門瞻彼睟容若侍燕居詠彼春風若聆喟嘆去
聖人之門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訓若此其甚也

盡退而曰三省吾之所以心得而身充家蹈而國達
者孝與忠與仁與義與得之心矣充于其身者反否
焉而謂得于心者可乎不可也充之身矣蹈于家而
達于國者反戾焉而謂充于身者可乎不可也去其
所不可以就其所可二三子何負于公不然公何負
于二三子公名戩字定夫莆陽忠惠家也詩不云乎
維其有之是以似之公有焉

## 喚春園記

新喻縣南五十里而近有鄉曰臨川其山深秀其水
紺潔東西行者未至十里所則望見一峰孤聳如有
人投筆于太空至天半翔舞翻倒而下至地躍而起
卓爾而立其附豐而安其顛銳而端又如有人卧地
仰空醉持翠筆而書青霄也故里之人名之曰卓筆
峰云士之居于臨川者皆爭此峰而面之面之者衆
而莫有正焉者面之而正焉者惟士人周仲祥之居
焉然餘皆不然不然者皆仲祥之為嫉〻仲祥不懼
又加貪焉又築一山園于居之旁其求多于此峰未
已也一日介吾亡友之子劉庭杞繪畫其所居與園
與此峯以來求予名其園且記之予歷指以問曰彼
園之山椒有亭翩然其上如張蓋風中勢欲飛去有

挈而止之者何曰此靜庵也彼山之趾有大屋碧瓦朱甍風扉月櫺閣其上而齋其下學子往來操琴枕書口吻鳴聲者何曰此用德之堂右以進修之齋左以醉隱之軒而冠以緇絰之閣也彼園之植高者雲倚卑者地覆纖者茸如茂者幄如丹者素者黃者碧者畦者沚者又紛然如時女之出閨閣酣遲日而拾瑤者何曰水者蒲蓮陸者卉木也予嘆曰又多乎哉仲祥掇此于懷袖多矣而園亭卉木之幽茂盛麗復如此其取諸造物不曰又求其寶劍乎予恐造物者亦將仲祥之為嫉嫉之者不寧惟臨川之士而已園之景名其一遺其百則兼總而名之曰喚春蓋取之劉夢得之聯句云仲祥名瑀喜教子好賓客艮齋先生謝公為記其堂亟稱其賢其一子某來冠以秀警誦書如流倒峽下筆翩翩有可愛者其筆峰秀氣鍾美于是乎韓宣子曰周禮盡在魯矣慶元二年十月五日記

## 委懷堂記

宣溪王介甫湻熙癸卯訪予東山之西南溪之北與之語如江吐月如山出泉如珠走盤也蓋其家自察判公旁招明師多取端友儲書三萬卷無日不討子

若孫立于庭而訓之于承家之不易樹身之孔棘我有方策汝其繹之我有師友汝其範之故吾州世家言子弟之秀且良有文而勉于學必曰宣溪之王如价卿者豈非所謂王氏之秀且良有文而勉于學者耶使子不敬之不愛之不可得也父兄之教其端使然哉他日遺予書曰維藩于人間世之所好者未嘗不望、然去之至于欣、然樂之者皆人間世之所不好者也偶讀淵明詩至委懷琴書之句作而曰此維藩之心而出于淵明之口者也敬以名其肄業之堂願徼福于先生乞一言以記其說且作三大字以扁其上予為扁之未暇記也今日皮仲文歸自宣溪首踶而請曰价卿委懷之記先生忘之否肯為作之否乎予笑曰東坡先生不云乎詩債隔年而後還予逋价卿之債今十年矣其可不作乎哉其可忘乎哉其可使催租人徒手復命乎哉

## 趙氏三桂堂記

國朝皇族之英自拔于綺襦金貂之林而爭衡于秀孝文儒之圃者豈少也而六世業儒三世中文科者亦往、如麟之角兼此而趾美者其惟少師惠國良公之一門乎試冠延和頌獻聖武仁宗皇帝是以有

務學秀出之詔宗學方新經術首選英宗皇帝是以
有文義異等之擢學洞詩禮傳釋孝經神宗皇帝是
以有究厥微言之褒至南陽侯傳惠國之業以訓其
子正議公感父之訓念祖之業耕獵種績溢為偉辭
儒先推表厥闡允焯遂中紹興戊午之科正議公又
傳南陽之業以訓其子徽州公且曰吾以武階易為
文臣汝今未官可不吾續徽州于是鑽礪覃思纘我
光烈遂中紹興戊辰之科徽州公又傳正議之業以
訓其子亮夫亮夫以訓其時佖時俊二子皆以文詞
薦名而時佖遂中慶元丙辰之科是歲六月時俊來
為吉州戶曹掾攜徽州公書遺予曰彥恂愚不肖不
能大先公之門惟是世業一卷之書六葉授受不敢
汙蔑嘗礪諸孫曰汝黨世科當為議作三桂之堂今
不踐言用克用勸先公之故人惟子者盍為我記其
說用光前人予獨能辭予報之曰自晉人以桂林一
枝自況相傳至唐乃以策第禮闈謂之擢桂歌于杜
氏之詩今君家擢桂三世可不謂衣冠之盛事矣哉
抑君其懋諸子諸孫以君家一卷之書且一卷之書
未易知也顧所用何如耳收科發身一卷之書也惟
忠惟孝以維城王室磐永國祚俾宋萬嗣復無極則

君家子孫久大閎遠亦與宋罔極之一卷之書之也顧所用何如耳惠國諱某南陽諱某正議公諱公稱字顯　正議公累治劇郡紹興間平治天下晚守京口獨當辛巳虜寇之鋒其功不細未報而没至今屈之云

## 贛縣學記

贛縣治之西南祀孔子故有廟學則未聞也後廟亦廢其地入祥符宮皇祐二年縣宰王君希即舊址作新廟即廟廡為學舍至紹興庚午火于叛卒後六年予為州戶掾武夷陳君廉元器為宰盱江黃文昌世永為主簿一日二君約予登覽縣學之址則榛棘生之瓦礫翳焉二君慨然欲復之未能也後四十二年黃君之弟文昺來為宰其治明而寬惠而能繼期年民馴其教條而樂供其貢賦公上既終乃斥其贏為錢百萬攝守黃侯渙復佐以五十萬中峙大成之殿繚以七十餘區之房講譜席有堂入直有廬肄業有齋東西有序庖湢有所肇脩胡簋繪事從祀百爾文物庬列一新釋菜之容觀者起敬弦誦之聲聞者勸學屬役于紹熙甲寅之季春而考成于仲秋黃君走書來請予記其成予復之曰子之兄不幸亡也子之

畏友也然是學也子之兄嘗有志矣而莫之就天下之事因則易造則難今子能造而新之其不曰難乎哉子之兄之所難而子之所易其不又難乎哉事之難者子既易之矣事有至易而人反難之者子抑聞之乎贛之為邦其山聳而厲其水湍以清聳而厲故其民果而挾氣湍以清故其俗激而喜爭長民者曰化之難也予則曰化之易若之何其易也彼其挾氣獨不可因之使果于義彼其喜爭獨不可因之使激于名若之何其不易且百年之間如楊行先如孫介夫如李先之非贛人乎非名義之君子乎使崆峒為淵章貢為山曰贛之士不復有斯人也其孰曰不可不然而曰斯人不復有其孰曰可顧所以因而使之者何如耳然則因而使之柰何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弟之義斯道也因而使之之道也非乎長民者獨不聞之也乎故曰因則易異時有磊落光顯于朝以名義聞天下者其必贛之士也夫其亦子之教也夫予老矣其猶可得而見也夫

## 廣漢李氏義概堂記

予自少從紫巖先生父子問學則聞先生同郡有君子為李其姓發其名浩然其字也讀書不為空言業

文不為義刻譬如農夫耕以忠孝而種以仁義視君以親以仕不仕而忘其慕視人以身以蒞不蒞而異其惻君寔恥之予私竊 敬焉後班于朝見蜀之賢士大夫益衆問以所聞則又益詳成謂君在辟雍奏疏論靖康之危報聞而歸可以已矣君則喟曰苟可以報國吾何愛焉紹興丙辰之旱傾家以食餓者太守不以聞天子不得聞可以已矣君則又喟曰吾志在及物吾何求焉乾道二年則又旱又行之如初三年又旱又行之如初太守不以聞天子不得聞可以已矣君則又喟曰吾自為善耳吾何懈焉如是者三十餘年矣五年則又旱又行之如初蓋毗之樗而餔瘠而腴殣而蘇者至是枚數其人至二百七萬一千三百有奇斛計其粟至一萬四百六十有奇于是里之毗且怨且譁相與謳曰我有耆老李君粥之我有侲髫李公穀之孰旌李君吾尸祝之是歲之冬廣漢新奉守余侯時言至止聞而恤曰州有斯人而壅于上聞咎在予則以其事上于部使者轉運使趙公公說亟以聞宣撫使樞使王公炎又以聞後宣武使薛公良朋又以聞後轉運使王公璠趙公不息又以聞孝宗皇帝嘉之曰尔以布衣居于下土乃因年飢多

所全活仁心義槩徹于聽聞乃錫贊書官以九品時乾道九年閏正月九日也于是君之名一日布海內君既拜上恩則扁其堂曰義槩以侈君賜後若干年君之孫寅仲以奉大對剴切第甲科佐著庭史成增秩復請于朝願移榮于君太上皇欣然曰孫知尊祖聯之所嘉再贈承務郎然後里之毗怨者懌譁者息謳者默今年三月寅仲以書及圖抵予曰義槩之堂先祖名之未易作也重惟先志其可弗承茲堂其可弗葺端策兩勢得其址于先人敝廬之側西山之旁蓋一再終乃克有就復閣其上扁以尊祖執事嘗為賦詩今不為記其役以此誰諉則諾而書之其高三十有九尺廣倍之深三分廣二之閣以尊奉兩朝之賛書君像在焉群賢之詩則刻石堂上慶元三年上巳日記

## 玉笥山重修颸馭廟記

惟泰元尊幬下土鞠萬生發有嘉亨罔有札瘥豐楙頒粟罔有捐瘠怡愉恬熙罔有哀籲是惟皇〻后帝之心然高居霄極下視豪端或闕兩聞或壅聲聞則有伯強獝狂祟降威虐我民于是乎有癘疫之眚虛魃支祲僭暘逆降我民于是乎有爞霾之眚我民披

肝為紙滴淚到泉叫閽排雲將焉攸訴惟天一乃必
有名山大川之神代天臨徹帝省挈攜陰機蕭勻民
莫孰弄疾威睒閃睢盱孰暵孰蟄孰噫孰欠孰遂厥
欻闔而藥之膏之濯之淪之流之燔之收之駕彼飛
龍乘彼白雲秉纛旗提青萍撝訶百神詰誅萬祆惠
鮮我民會歸和平迪民之康樂帝之心惟大江之西
吉之吉水出縣北東六十里所鄉曰某鄉山曰玉笥
廟曰颯馭者帝心所倚民命所寄其不在茲或曰西
岳華山之神離宮也或曰吳史君雲儲之神受后帝
茅土于茲山也初名雲騰自唐之天寶神所命也今

曰颯馭自皇朝之宣和徽皇所賜也上泝章貢下沿
洪撫旄倪奔、農商棼、士夫欣、相踵于途胥會
于祠彼以祈年此以祝釐弗牷弗嘗惟葅惟粢祝史
致告如鼓答桴隤祉山則沴厲不作霡霂時敘婁豐
孔碩潦反其壑火息風寂頻年泰和我民舞歌則相
與視廟蹊鎛諏其壞隤某殿某室某像某服是建是
築是葺是縮于瓦于木于堵于屋昔故今新今煥昔
塵匪神我勤繄我答神用永賴于我民其費出于里
之人其倡之者予友生鄉貢進士曾三異云慶元五
年十年既望通議大夫寶文閣待制致仕楊萬里記

楊誠齋集卷七十六終

# 楊誠齋集卷第七十七

廬陵　楊萬里　廷秀

## 記

### 隆興府奉新縣懷種堂後記

奉新人士王模袁去非將仕郎曾商英移書合辭來請于予曰先生宰新吳日大帥樞密武夷劉公嘗請于朝爲民除僑田之害邑人德之作懷種堂以祠之先生記之矣今又有記者蓋自紹興經界既行民田既正惟是田之在官其名曰營者皆地之幽遐磽之汙萊民之荒棄者也于是官無日不討其民强而授

之曰惟種惟粮于我乎取惟積惟耒于我乎貸惟絲惟吏于爾乎復厥田畝賦米斗有半厥土畝賦泉六十民咸利其薄征始耕競焉其後議臣建白鬻之于是民之田此田者以泉仇官以田業已不省其害也吏言于官曰新田之賦不當夷于民田之賦于是兩稅二役繭絲貿易為泉為帛舉重其估易而為泉民之輸者其費視舊十百始不堪命民僉訴之邑謁之州州諏之吏吏曰不可今明府張君瑄未及下車究知民之甚病者在此力謁之州其不可益堅于是君孤憤不勝欲解印綬挂縣門去模三人舉幡倡邑民遮留曰寧存民病勿失賢宰今請不可何知後終不可耶後有賢帥與賢宰意合則必可已矣未幾龍學尚書廣漢張公來帥豫章君欣然曰吾幾安去今謁不行則去不妄矣即重謁之于公公欣然行之吏猶爭曰不可公一不聽于是田無故新均曰民田賦無抑配均曰正賦然後新田之民為戶一千有九十戲者舒凋者蘇疢者除舉以手加額而相賀曰微吾宰張君不能爭吾民難爭之賦微吾帥張公不能從吾宰難從之請是可不大書特書以侈張公莫厚之惠以慰吾民無窮之思願先生記焉模三人者當與邑

之民繪公之像與劉公同堂社而稷之前劉後張文武忠孝則人相若師長慈惠則政相若剗磢疾若則事相若兩公玉立二碑對峙式永厥垂其不淵曜先生雖欲辭將何謝予謝曰其何敢辭或曰兩公除民之害則同然而孰難予曰劉公易也張公則難尒且事有欲為而不得為有得為而不欲為不得為者在上我欲為之我能言之爾行與否在我乎故曰難劉公是已今張公行之自我不行亦自我上無埶旁無牽顧我不欲耳我欲之何難焉曰惟其得為亦得不為是以難為何也以新田用舊賦捐州家十百之利其細匱官其大匱勲何謂不難或曰張公似非難也留此以遺張公者則難也併書其說以答三士慶元戊午人日具位楊萬里記

## 靜菴記

宋中興以來自高宗及孝宗及太上及今上四聖御極七十有四祀臨軒策士凡二十有三得人衆矣不可得而詳已惟我大江之西有一族而叔姪同年者一時豔之以為盛事若予與故叔父麻陽令諱輔世是也有一家從兄弟同年者若予族叔祖忠襄公之二孫曰炎正曰夢信是也有產兄弟而同年者若吾

州之印岡之羅曰維藩曰維翰蘭溪之曾曰天若曰
天從是也有父子同年者若清江之徐曰得之曰筠
是也至于父子有後先異時而同登甲科者誰與故
資政殿學士參知政事清江蕭公照臨紹興十八年
甲科第五而其子景伯又以淳熙十四年甲科第四
弓治奕葉名第趾美其不又盛矣哉中興已來一家而已
景伯收叔科之年蓋孝宗之季王道郅隆之時也如
唐之正觀開元如本朝之慶歷元祐而景伯以卓詭
切至之言上當聖心臚唱之曰參政以疑丞侍玉座
覲殿上傳呼其子姓名景伯既出班再拜謝恩畢參
政旨帝左右趨而下文石復再拜謝恩自宰相侍從
百官及在廷之士皆咨嗟歎羨予時亦以省試官待
罪廷中目覩盛事謂景伯十年鳳池名位視其父有
過之無不及者後十四年予既以衣冠挂神虎門上
而景伯方為國子博士兼史官遺予書曰達嘗讀易
竊有志于靜之一字則以名其所居之草庵以自儆
焉敢請先生一言以記之予復之曰在易貞雷而其
悔山以靜靜動之義也故其卦曰頤頤者養也貞山
而其悔雷以動動靜之義也故其卦曰小過小過過
也知以靜靜動之為養又知以動動靜之為過則靜

之道得矣然聖人猶有大戒焉何戒也頤戒在初小過戒在上然則靜終不可動乎曰靜而不動可以動矣慶元六年五月日具位楊萬里記

張希房山光樓記

永豐石井張氏秀民相望磊磊也昔乾道間文仲武仲弟兄好義喜賓客治樓觀築園囿與往來士大夫行樂其中文仲之樓命曰霽月武仲之樓命曰憑虛皆求名于余而予命之也今垂四十年矣客有自石井來者予必問二樓無恙否為我寄聲樓中風月客曰霽月故無恙憑虛今為烏有先生矣予每歎息歲月無幾何而物之廢興乃尔其速也客曰憑虛雖廢而武仲有賢子良師字希房者種學擷辭尤工詩句即其舊址作新一樓靡汰昔字靡遁今覽字前有嶼嶼上有葩嶼外有沚沚中有蕖沚外有疇疇若博局疇外有溪橫若羅帶是皆未足為樓中之偉觀也因出袖間一圖予披而視之則佳葩美木繁鷁爭發秀色奇奪目芬襲人予為驚喜客曰未也客以右手卷其軸而左手舒其繪樓隱隱浸沒而葩草亦翻翻退藏忽有萬峯橫空起立邇者如黛遐者如黝濃者如溼澹者如無銳者如筍卓者如屏跳青躍碧呀雲噏

霧或向而來或背而去或偃而倨或僂而揖或奔而
追或凝而居予不覺睥子眩晃應接不暇客曰某之
來也希房九頓首奏記願徼福於先君試仲敢請先
生名此樓且記其後予曰韋蘇州之詩不云乎烏啼
山光夕古今絕唱也命以山光可乎客謝曰幸甚年
月日具位楊萬里記

音
贛道院記

贛之為州控江西之上流而接南粵之北垂故裏巔
一路之兵鈴而外提二境之戎昭其地重矣邑十而
大疆袤而阻物影而昌其事叢矣民毅而直小詘必
見于色小伸即釋可以義激亦可以氣而慝其俗古
矣地之重事之叢俗之古故視邦選侯比他郡惟艱
慶元五年前尹直祕閣郎中三山彭公改帥五羊皇
上命祥刑使者華文大卿雲川俞公兼領府事蓋弄
印不畀者將朞逮十有一月以畀今尹右使舍人括
蒼張公、來之初延見士民覽觀風謠愛其質直信
其無讒則斷其耆老而諗之曰而之所大欲將毋在
於父母妻子之相安乎將毋在于衣食飽溫之不匱
乎將毋在于刑憲訟繫之無冤乎皆對曰諾公退而
喜曰謂贛民未易治者皆誣吾民者也即表聞于上

曰凡厥有生性皆本善又曰若先以小人而待人豈古者良吏之為吏斯言一出十邑之民以手加額家傳人誦楮生毛穎其價十之于是一令無出出而必承一政無行行而必傾無敗民勇勇於孝弟無息民爭爭于耕織年穀大穰盜頌頓清而贛之未期年治聲以最聞焉於是一府之督郵從事皆賀公曰公之表詞人始而未信中而信且疑今罔不信矣非夫人之信于公而公之信于人非夫公之信于人而公之信于心也大哉心乎以政化者操木之柱以心化者以抱名嚮公笑指其燕喜之堂曰非此燕喜之堂吾州之道院也賓皆曰然遂易其扁曰章貢道院而以書屬予記之則書其所聞以復之公名貴謨字子和知與予友善今二十年云庚申十月十八日具位楊萬里記

## 湖北檢法廳盡心堂記

鄱陽忠定張公參政孤忠大節霜潔清玉潔在廟堂而百官聳在邊鄙而四夷服在出處而萬民仰蓋紹興名臣之弁冕江左人物之泰華也由令望之生氣凜凜故其典刑文獻衣被子弟傳襲宗族如漢章平如晉王謝家乏玉而人鳳麟今湖北憲臺檢法官張君

瀛其群從之仲季也以達學懿文拔竒輩流早踐世
科趾美續聞方當聖上體天大德蹈舜好生妙選旁
使桂林唐公為祥刑使者又差擇語掾如君者以賓
贊之而諏律焉退之所謂志同氣合川泳雲飛者不
在此其將焉在君于今年某月某日以公廨久敝撤
而新之于其東偏作一燕坐閣其上而堂其下扁其
堂曰盡心蓋取諸禮經例成之戒也不遠千里移書
謁記于萬里曰瀛不佞生也後仕也遐願一就先生
之下風而無由然幸與先生之季子為寮于斯將有
請于斯斯堂也斯名也瀛竊願學于例成之君子焉
惟先生進之某復之曰盡心于刑其戒在禮其說在
易易之中孚曰君子以議獄緩死夫議獄云者將議
而入之與抑亦出之與緩死云者將緩之而求其死
與抑亦求其生與而君子之孚于中而誠于心者知
之矣此盡心之說也昔于公之陰德其慶在定國歐
陽崇公之仁其報在六一先生君子遲之若君之盡
心者今蓋稀矣空桑不云乎豈若吾身親見之哉惟
召楙之嘉泰元祀十月望具位楊萬里記并書

秀溪書院記

安福縣之南三十里而近有秀溪者十里而九縈凝

為天鏡涌為車輪行為齋紈魯縞之紋激為金篁玉磬之音人士周奕彥博居其上築館臨之命之曰秀溪書院講經有堂諸生有舍叢書于閣旁招良傅以訓其四子曰伯紀承勛伯仍大同艮齋先生聞而嘉之為大書四字以署其堂焉彥博來問于予曰奕也聞先生之于後學勿之有拒焉爾矣蓋有不可教而教未有可教而不教也蓋有未嘗問而告未有有問而無告也奕將俾諸子之學繫理義乎或曰若是哉其左也今之仕者非此其出也繫文辭乎或曰若是哉其洿也古之學者非此其入也願先生攡張謝公

大書書院之旨以啓其衷予對曰子之言皆是也抑漢高帝所謂公知其一未知其二者也我今告子子以為聖人之經君子之學端奚事乎道之以人之理齊之以人之綱如是而止耳綱焉在曰君而止耳理焉在曰孝曰忠而止耳故動天地貫日月通神明關金石表四海範百世莫大乎忠孝昔者孔子嘗謂古之學者為己矣欲知古人為己之學此其是也曰左可乎若夫學文者孝弟之餘力也修辭者主誠之宅里也故四教首文黎獻先言昔者子張嘗學干祿矣欲知今人干祿之此學此其是也曰洿可乎將

由夫或者前之說乎是木植而劚其柢也將由夫或者後之說乎是穀茹而訟其耘也予于斯二者惟勿後乎子之所先者勿先乎子之所後者勿訟其耘左者其不右乎勿劚其柢夸者其不隆乎子盍于孔子子張而問之乎彥博嗜學而强記經史百氏靡不綜貫云伯紀承勛妻以詩學首選于膠庠餘皆競爽嘉泰壬戌人日通議大夫寶文閣待制致士吉水縣開國伯食邑七百戶楊萬里記并書

## 醉樂堂記

吾州歐陽氏皆率更之苗也率更之葉五傳者曰琮刺吉州子若孫遂爲（家）琮之葉又八傳者曰萬宰吉之安福其子若孫家于吉者泝爲三支一支爲永豐之歐六一先生是也一支爲廬陵之歐近世詩人伯威是也一支爲安福之歐今奉議郎賜緋魚袋紹之是也紹之自未冠在縣庠弟子員中已嶄然角立讀書五行俱下試文屢中甲乙至鄉舉輒不讐乃拜王父父藤州史君門子之命非其好也四轉而爲永州錄事參軍于是年四十有九矣慨然太息大丈夫不爲風翮九霄之鵬則當豹隱南山之霧耳安能作韓退之判司簿楚之酸語乎昔朱買臣曰吾年五十當貴

吾亦曰吾年五十當隱于是上書北闕願致為臣挂其冠即日自駕柴車歸安福東門外秀峰之由蘖開三徑墾九畹垣一圃斸千畦畫畺爾于行宵爾于營某所高寒亭之榭之某所深窈沼之沚之某所演迤花之竹之其芰其蘭尸祝靈均其菊其松尚友淵明其石其泉佳招遊岩曰與方外之士觴咏其間乃作一堂奄有萬景揭以醉樂師我醉翁堂成與客樂之客曰醉翁之樂不在酒而在山水之間子之樂何如紹之笑曰我醉欲眠姑俟他日紹之名似得謝今十年矣嘉泰壬戌閏月望通議大夫寶文閣待制致仕吉水縣開國伯食邑七百戸楊萬里記

本作閏月望記　無官銜

永新重建寶峰寺記

安福之南垂永新之北際介乎其間有山孤秀其高五千丈其袤數十里遠而望之儼乎如王公大人弁冕端委秉珪佩玉坐于廟堂之上使人一見而敬心生焉近而視之澹乎若巖壑幽人被薜荔帶女蘿餐菊為糧紉蘭為佩呼吸日月挼挲雲烟使人一見而塵心息焉故老相傳其名曰萬寶峰云距山不遠有浮屠氏之宫曰寶峰寺飲山之翠納山之光領山之要里之人樂游焉而樂之尤者槎江居士朱君諱戩

也始遊而愛其幽邃昕而來夕而返超然有會于心
久而忘歸既而惜其棟宇之壞隤浸漶欲葺而新之
蓋心許而未之言也一夕夢至某所若道家所謂小
有天者其地瑤玉其廈金壂其浸芙蓉（蕖）其林多羅其
禽頻伽其獸狻猊其人褊袒右肩其服珠琲孔翠往
往或跨龍鳳以為駟或坐菡萏以為牀駕雲騰空超
忽變化須臾山川草木異彩炳煥皆若金色光奪人
目霍然驚起因悟曰茲非予之心許而未言者耶則
倒橐召匠斵山取材為殿為堂為寢為廊為門為牆
為囿為像樸斵堅好琱飾備具金碧有爛鼓鐘有鏜

市腴田以業其生買度牒以世其徒遂為佛山佛宮
之冠至其子良肱再繼葺焉近歲戊午燼于鬱攸其
孫知微知廣復一新之焉于是壞之蕪者雜基之窪
者夷級之缺者甃宇之燎者立像之亡者補尺椽寸
甓舉非其舊惟數古佛及政和閒一大鐘而止耳里
人縱觀耋者喜其復穉者駭其麗遠者賀其新寺始
葺于紹興之甲子再葺于紹熙之庚戌一新于慶元
巳未之仲冬後先之費為錢百萬云既成知微介予
倩劉億來謁予記之予喟然曰天下事患莫之倡倡
之矣患莫之繼然士大夫之家而祖而父倡以術業

繼以荒嬉是亦繼也有能如知微弟兄之繼其父祖之志者乎無也抑請大之其明年四月十一日通議大夫寶文閣待制致仕楊萬里記并書

## 長汀縣重修縣治記

閩之為郡八孰難理曰汀汀之為邑六孰難理曰長汀曷難乎汀曰其山峭屼其川怒湍其民悍堅曷難乎長汀曰汀為閩尤長汀為汀尤天台謝君周卿佩印組一之日顧而嘻曰地固險易險易在民〻固悍愿悍愿在政爰釐紀綱爰究源委以肅乎民者肅乎躬以繩乎胥者繩乎理先是邑以鬻塩為田外之賦盜以餐錢為俸外之給君曰非令甲也則却而諸之于外府迨暇廵行邑居周視牆屋問其門序傾西隤東問其闌廡上雨旁風問其帑庾户蠹壁空初而戚既而懌曰不有外府乎是畢捐所却之布為錢萬者百迺市松石迺陶瓴甓迺屬匠役門序鼓樓之屋若干區皆因故為新圜廡之屋十有二區帑庾之屋十有四區皆以新易故又以其羸為燕息之所其肇造者曰釣臺曰村莊曰靜節之祠亭曰森爽閣曰蓬萊其更造者曰琴堂曰偃室曰槐堂匯棘匯紓若卷若劬朞年傷功無靡必藏無聳民聽霍然山出煥然霞

湧君子謂是役也一舉而三善具矣費而不費捐以所却取疑從舍受疑從辭不曰潔乎不知其賦視其羸不知其野視其庭不曰敏乎事輯而民不疲役不迫而功就不曰惠乎仲尼不云乎惜哉不齊之所治者小嘉泰三祀二月庚申具位楊萬里記

瑞蓮齋記

吾邑之士蕭君季隨弓治祖考襟帶詩禮耕獵陶楮士之良也少之時徒手持一泓暨一中書君步入吾州萬鵠袍之場其聲藉甚也已而曰是不足為歸而適其光遣其子異負笈遠從侍郎張章公學焉其文曰進士友推服歲在戊午其子肄業齋宮之前池中生蓮一莖二葩章公聞之曰煉耿、祉哉為之兆矣是秋有司薦異詣太常又上異之子應雷可博士弟子員章公喜曰吾言其有合哉則大書瑞蓮齋三字以遺季隨季隨乃遣異來謁予記之予曰章之所謂瑞其止一蓮而已乎將不止于一蓮而已乎予聞蕭氏之先其種德百年至季隨遂有聞焉不曰瑞乎至異又有聞焉不曰瑞乎至應雷又有聞焉不曰瑞乎抑予猶有以楙焉者而家在唐曰瑀自遇持國秉者八葉茲又瑞之大者予欲而家之子若孫襲八而九

可無楙乎抑予猶有以擇焉者瑪之忠復之直瑞也
萬之貴僥之達亦瑞也後之瑞瑞于而家者也前之
瑞不惟瑞于而家者也予欲而家之子若孫襲八而
九可無擇乎嘉泰甲子燈夕後二日具位楊萬里記

山居記

山居者待制侍郎霅川沈公賓王之居也賓王之居
不于其山于其郭而曰山居者癖于愛山也人各有
癖武子癖于馬賓王癖于山郭居而名以山居以見
愛山之意無適而非山也賓王胸次灑落如風櫺月
牖韻致清曠如雪山冰鑑身居金馬玉堂之近而有
雲嶠春臨之想職在獻納論思之地而有灞橋吟哦
之色家本道場何山之麓也而世居吳興之郭非有其
好也爰即其居小築一室其廣三楹署以此名客有
過之而笑者曰君子之宅有二有晏子之宅有庾信
庾子林之宅晏子市也今子之宅晏也非庾也而曰
山居嘻甚矣子之愛山也抑亦居則有矣烏覩所謂
崑崙哉閭其戶外則康衢之埃也那有青壁之倚天
閭其墻東則唐肆之區也那得千年之秋氣閭其極
目則黃公之壚也那得飛泉之漱玉昔羊叔子有鶴
嘗矜其能舞一日客至求觀公為出之竟氉氋不能

舞令子之山居將無類羊公之鶴乎賓王笑曰子知
笑吾之無山而有山不知吾亦笑子之有目而無目
也吾嘗仕于江西章貢之憲幙矣又嘗守天台矣又
嘗守會稽矣翠浪玉虹丹邱赤城若耶雲門千巖萬
壑至今磊磊皆吾目中也今吾此室之前怪石相重
相松竹支泉流相輝其巉然者非崆峒天台乎其森
然者非雲門禹穴乎其泠然者非瀑布簾泉乎吾居
無山吾目未嘗無山子目無山吾居未嘗無山開禧
乙丑六月既望誠齋野客廬陵楊萬里

# 楊誠齋集卷第七十八

## 序

廬陵　楊萬里　廷秀

### 施少才蓬戶甲稿後序

蓬戶甲稿者吾友生蜀人施淵然少才之文也吾讀
其文槁乎其無文也又取讀之則庾乎其有文矣讀
其詩杳乎其無詩也又取讀之則琅乎其有詩矣無
文與詩今人以不嗜則宜有文古詩古人不嗜之耶
嗜與不嗜非施子之所欲知也吾獨有歎焉閔焉而
不以覿市焉而不以亟施子之為人則然詩文云乎

哉則其窮也亦宜吾蓋喜而悲之施子而不窮于子當不喜而窮也吾又奚以悲吾不以悲夫施子之窮而以悲夫窮施子者也斯人也有斯文也有斯詩也而有斯窮也非夫窮施子者之為悲而誰為吾以悲之而彼又何辭焉藉曰不受則吾為妄人矣吾妄則施子又大妄矣施子妄也與哉不妄也與哉吾不妄也與哉吾妄也與哉施子之於此道也勤矣亦且至矣吾猶有以為施子贈勤而安而後思不疲至而忘其至焉則詞泰矣思逸而詞泰則古之人其去我遠者乎抑近者乎既以為贈亦以自贈紹興壬午秋九月五日書

## 送蔣安行序

王道熄禮義廢夷狄闚以肆欲天下不胥而移者否也伊川之民被髮以祭君子已憂其戎漢之君志荒而妖夢是踐吾民始夷乎言祝乎首以為好此五胡耶律之先驅也非乎五胡耶律之禍亦烈矣吾民不創而顧樂之哀哉人固自智也而樂禍也則亦無所主有所悮焉無所主而求道是故無得于實而有得于妄有所懼而畏死是故妄之中又滋其妄焉死生之故鬼神之情狀聖人不知之耶而不以訓憂乎妄之

勝也佛之說曰生幻也死而禍福實也無有而有無此其妄宜不待智者而後知也然不待愚者而後信也何也智者疑中人疑信半愚者信乎爾疑也疑信半也則于此塞其哀信也則徼以福其親矣不者家者詈里者讟矣嗚呼夷禮而親焉讟之大也夷俗而身焉亂之大也然下達乎細民而上通王公大人安焉于讟且亂而不知惡也豈皆為之者之過與抑有所不欲為而不得不為與不詈于迫而讟于怵者幾人也佛足道哉求夫特立獨行舉天下非之而不顧者又幾人也佛足道哉吾誠悲之零陵之士蔣安行其家故貧喪其親哭踊葬祭甚禮而零陵之人不稱孝焉問焉則曰佛無所禱也安行闢之若未始聞之也嗟乎不能于王公大人而能于匹夫其賢否何如哉而零陵之人云者人病乎安行病乎佛之行乎中國幾年矣佛之俗將狄乎夏矣人之闢于古也弗絕而絕矣而安行毅以守如此天下之大曰無安行乎聖人者作因天下守者之心明先王中正之道而禮復于古言異有禁術異有誅以攘佛者之妄而謂天下不復于先王之治可不可也吾既于安行乎嘉之而又以深有歎焉知我罪我吾敢知乎哉

## 送郭慶道序

萬里老母病肺且二十年謁醫于江湖徧也大抵夕痊而朝發萬里有憂之來零陵聞人士有郭慶道者于醫無所不工名而視焉發藥一二而去初服食之未始有藥也未幾則未始有病也他日問之曰鄉也饋藥一何少也而其功一何緩也然初緩而卒不緩焉又何術也慶道笑曰醫不必言也且予以多貴乎則淝水之役符堅法當勝謝元也且予欲已病乎欲嘗藥乎威文之霸不數年而成也而敗亦稱是三代之王者皆百年必世而後興醫身之與醫國異不異也天下之人惟其無所挾也有所挾則必有所成不于其成之待而于其初之貴夫其初者不可見也而其成則不可禦世之人忽其不可見以敗其不可禦者數也醫不必言也萬里聞其言欣然有會于吾心為書其說以贈之隆興元年三月一日廬陵楊萬里廷秀序

## 送王才臣赴秋試序

予退居于南溪之北涯三年戶不閉而無客未嘗掃迹而出無所于往間一出則遇鄉里之達官要人鳴呵傳呼則又匿草間以俟其過乃敢行及所至或逢

商有無議什百紛如也聞予來則泯默罷去若燥溼
若調酸醎至于時之所指以為迂儒寒士達不多于
予而窮不少于予者則往、日來而月不去晨坐則
際夕賓主面有飢色而談有餘味人不惟以啞居者
亦以啞來者不惟人之啞也予亦自啞且自惑焉謂
予與人相同于無相同則後之稱奚以合謂予與人
相異于無相異則前之稱奚以睽使予不惑而不得
也最後得王生子俊才臣者其于古聖賢書一見便
領其妙下筆無俗下語亦不之彼而之此生其有以
哉居數月告予以行曰將試于有司願請所以贈予

曰生之是行志于得科目而已也將其志不止于得
科目而已耶志于得科目而已也則生之挾時之説
生之鬻時之售有餘也科目足道哉其志將不止于
得科目而已也則予欲不言得而不言耶上之不置
乎士士之不遯乎上生以為為何等事耶靜則道動
則功出處語默世則儀之天地人物身則福之是之
為也塲屋之文夸以價驚麗以媒欣抑末矣是之為
也士之言也曰我將先之末繼之本嗟乎本以先猶
末以繼而又末以先者耶是故為士者植其初用士
者計其終不敢士不與焉蓋曰姑以是取之云尓古

之人不達不摯不見場屋之文其士之介與摯也與介之辨若吃也摯之惡若微也于賓之賢若否也無繫也士之愚良繫不繫于場屋之文哉種玉者不碈蓺稗者不禾奈之何其以末先以本繼也生其得力乎其所以植以堪乎其所以計則生之得科目非生之得也上之人之得也介與摯乎爾夸與罷乎爾則生之得生之得也上之人得也耶生紆也予于生乎觀南溪楊萬里序

## 歐陽伯威脞辭集序

始予識歐陽伯威于傅彥博之座中見其揚眉吐氣抵掌論文落筆成詩屈其坐人予敬之慕之私竊甚媿自不如也後二十年聞吾里蕭岳英為子弟擇師得爽人焉急往謁之則吾故人伯威也方吾二人相識時皆年少氣銳豈信天下有老哉予既涉患難鬚髮之白者十二而風霜凋剝之餘落然無復故吾矣伯威之氣凜凜焉不減于昔獨其貧增焉耳不以增于貧而減乎氣如伯威者鮮乎哉予因索其詩文伯威顰且太息曰子猶問此耶是物也昔人以窮而吾不信吾既信而窮已不去矣子猶問此耶已而出脞辭一編曰子不憐其窮而索其詩予盍觀其詩而療

其窮乎予退而觀之其得句往、出衆妙而其力不遺餘者也高者清厲秀邃其下者猶足以供耳目之笙磬卉木也蓋自杜少陵至江西諸老之門戶窺闖殆遍矣他日伯威過我曰子真不有以療我之窮耶吾笑謂之曰窮之療與否可療吾與否吾且不吾及吾庸子及哉吾有一說焉杜子美李林甫謝無逸蔡太師四人者子以為孰賢伯威怒曰子則戲論也然人物當如是論之也哉予曰人物何不當如是論也當李與蔡之盛時天下肯以易杜與謝哉今乃不然爾然則子之窮姑勿療焉可也雖然窮之療如李焉如蔡焉不既震曜矣哉杜與謝之窮至今未瘳也子之窮療焉亦可也杜與謝之窮則至今未瘳矣使二子而存肯以此而易彼乎子之窮勿療焉亦可也伯威曰吾當思之乃書其說以序其詩伯威名鐵吾州永和人也其族與文忠公同系其先策第者凡七人有曰中五者附入元祐黨籍其尊公彥美終于廣州經幹伯威事母至孝中書舍人周公子充愛其文行稱之曰奇士云

## 習齋論語講義序

讀書必知味外之味不知味外之味而曰我能讀書

者否也國風之詩曰誰謂荼苦其甘如薺吾取以為
讀書之法焉夫食天下之至苦而得天下之至甘其
食者同乎人其得者不同乎人矣同乎人者味也不
同乎人者非味也食稻粮吾猶以為澹也而欲求薺
于荼乎哉論語之書非吾道之稻糧而奚也天下可
無稻糧則是書可無矣雖然匹夫匹婦一日而無稻
糧死不死也死也一匹夫匹婦而已矣況未必死乎
然則稻粮者無之不可也一日而無之亦可也至于
是書一日而無之則天下其無人類矣非無人類也
有人類而無人心也有人類而無人心其死豈一匹

夫匹婦而已乎然則論語之書又非止于吾道之稻
粮而已也故學者不自五六歲讀之不見然讀之之
不遲知之之不早不以其食之而澹與食之而澹也
食猶不食也吾友習齋子杜門三年忘其為三年也
夫三年不為不淹矣杜門不為不幽矣忘其為淹且
幽也不惟忘之而又樂之問曰之則曰吾方論語之
讀而不百家之讀聖人之覿而不今人之覿是以樂
也始吾之讀是書也屬乎其趨若狂醒而不可徂也
已凝乎瞻其若失亡而不可補也已今也勃乎其辭
其若決溢而不可窒也已于是筆之于書以其副遺

子予取而讀之欣然歎曰快哉是非所謂苦而甘者
與是非所謂淡而非淡者與是非所謂得味外之味
者與甚矣乎習齋子之于斯道其劬若此其得若此
其發也予聞書與人必相變也書變則人矣人變則
書矣然讀申韓之書而不申韓者未始不加少讀孔
顔之書而不孔顔者未始加少彼之變也奚以蹙此
之變也奚以舒願與習齋子評之年月日楊萬里序

送劉景明游長沙序

始予生二十有一自吉水而之安成拜今雩都大夫
公劉先生為師而友于劉子彥純一日彥純與客過
我客年甚少身偉且長舉酒百醆皆嚼呼叫大笑坐
上索紙筆為古文詞詩章百千言頃而就飄然不可羈
予驚且奇問之則劉其姓景明其字亦劉先生之
門弟子也自是定交居三年亦不自以為樂予既白
劉先生去歸其家日夕非彥純景明之為見于是始
悲已而予官于贛又官于永中間與景明遇者一再
今年秋景明訪予于南溪之上予與景明皆有服相
問則相泣相慰以皆失所天于是相弔當予與景明
居年少氣鋭各未更事視天下哀樂泊如也豈今日
之弔之知哉嗟乎吾二人者自不相識而相友相友

而不相樂樂而離離而悲悲而不見見而相弔人生之萬變慨乎其有感于予心也數日景明求歸予曰子乎留也予與子八年乃一見今又去後當復幾年乃見耶此生之八年者有幾使予與子皆中壽率八年而一見則其見又有幾予不子留子猶予留景明曰吾不幸家以學而得貧身以嫡長而責不輕吾父之窀穸有期而所為窀穸之資者無期吾將道宜春以之長沙以謁焉于二三故人者以佐吾費予因賀及之曰子行矣或曰初留而卒亟其行弔未既而賀及之禮與予曰非禮也父病無學教子病無學教以畀之學以慰之景明之貧也其不貧者多矣予是以賀事親者不于具豐于其勤豐言物勤言躬也景明之諸弟子未有立而景明是恃景明畢其力以送其死而養其生不曰躬乎景明之孝於是乎大予是以又賀景明之故人賢也而厚祿之為食見于貧猶將勸于分而況為親而見耶其不勤乎否也予是以又賀無或人之說無以發吾說吾無說無以為送景明之說乾道二年八月日誠齋野客楊萬里序

送羅永年序

今年六月予歸自都下一書生來謁予羅其姓椿其

名永年其字永豐之人也問其所以來則曰椿世吏
也今去吏而儒是習過不自量其不肖來見麻陽縣
尹達齋先生先生不鄙揖而進之以爲可教是以在
此自是與予相過欵且久而其文辭清潤日異而月
不同驟、乎進而未止者也余甚重之歲且竟將歸覲
省其母與兄來與予別且求予言予曰子歸乎吾言
亦奚以爲永年曰椿之命儒也邑之人悅我者之衆
未若嗤我者之衆也得一言悅者信嗤者息矣予曰
子之邑人　嗤夫命儒者乎永年曰非嗤夫命儒者
也嗤我之所用儒變吏也予曰然則嗤之所在在子
不加多在彼者不加少矣且用儒變吏與用吏變儒
孰可孰不可也用皁隷而變公卿者無之乎用暴客
而變衣冠者無之乎用樲棘變臺池也用豺狼變父
子兄弟也不惟用吏變儒而已也吾不以嗤夫嗤子
者吾以悲夫嗤子而不自嗤者彼不病其悲子猶病
其嗤何也乾道丁亥十二月望日序

送郭銀河序

予聞郭銀河妙于數其澹禍福多奇中其言於溪先
生尚書劉公又其奇中之尤者也乾道戊子十一月
二十日來謁予貌甚古辭甚辨如軒轅彌明之長頭

楚語也于十二子五運六氣言之如漢廷諸老生之論治也如秦醫和漢太倉公之知病也予驚且奇之與舊所聞無所不及而有加焉予問之曰子之技前于人而子之貧亦前于人獨何與銀河仰而笑俯而歎曰技不負予也予惟恐負技也惟恐負技故以人狗技而不以技狗人其于人也不有所迎而有所攖以至于斯也然予之貧可守而予之守不可悔予益奇之如銀河者其隱于技者與挾技者必有求求不得則罷其技自技而之貧自貧而之悔自悔而無所不之也不為此者希矣如銀河者其隱于技者與謹

序

## 送馮相士序

楊子午睡既覺意象殊昏昏也强取故書讀未竟篇童子自外來云有客余急取其謁視之則永嘉道人馮君君與予別四年別我時自言將上九疑歷蒼梧以徧覽嶺表之山川與南海之波濤未返也忽至吾門恍莫知其從既見驚且喜相勞苦無恙外馮君悒然不樂問之則曰俗情益不古之似矣吾厭之吾厭之吾將脫冠巾祝髮鬚以去之子謂之何楊子曰子知去俗以就不俗矣未知子之未俗以就俗也子以

佛之說者為不俗也叛父母搥仁義不俗者不為也子以世之人為俗也文暢浩初比高門之炎以自點其雲月泉石之身此為不俗耶子欲去俗以就不俗正使文暢浩初之與曹猶將俗乎爾也文暢浩初今可多也哉然則俗不俗果佛不佛之謂耶冰雪也塵埃也孰潔孰汙也使冰雪之所棲必塵埃之地之為擇則地之有冰雪者加少矣塵者自塵何與于吾之冰埃者自埃何與于吾之雪子之俗不俗在子之內耶在子之外耶子之所厭者外也非則無厭矣此未可以言辭得也馮君憮然而應馮君名一德字貫道

涉獵書傳及唐人詩善言骨相予在衡湘中　云其言今湖南漕使者直閣鄭公最奇中以是名益聞因并書之